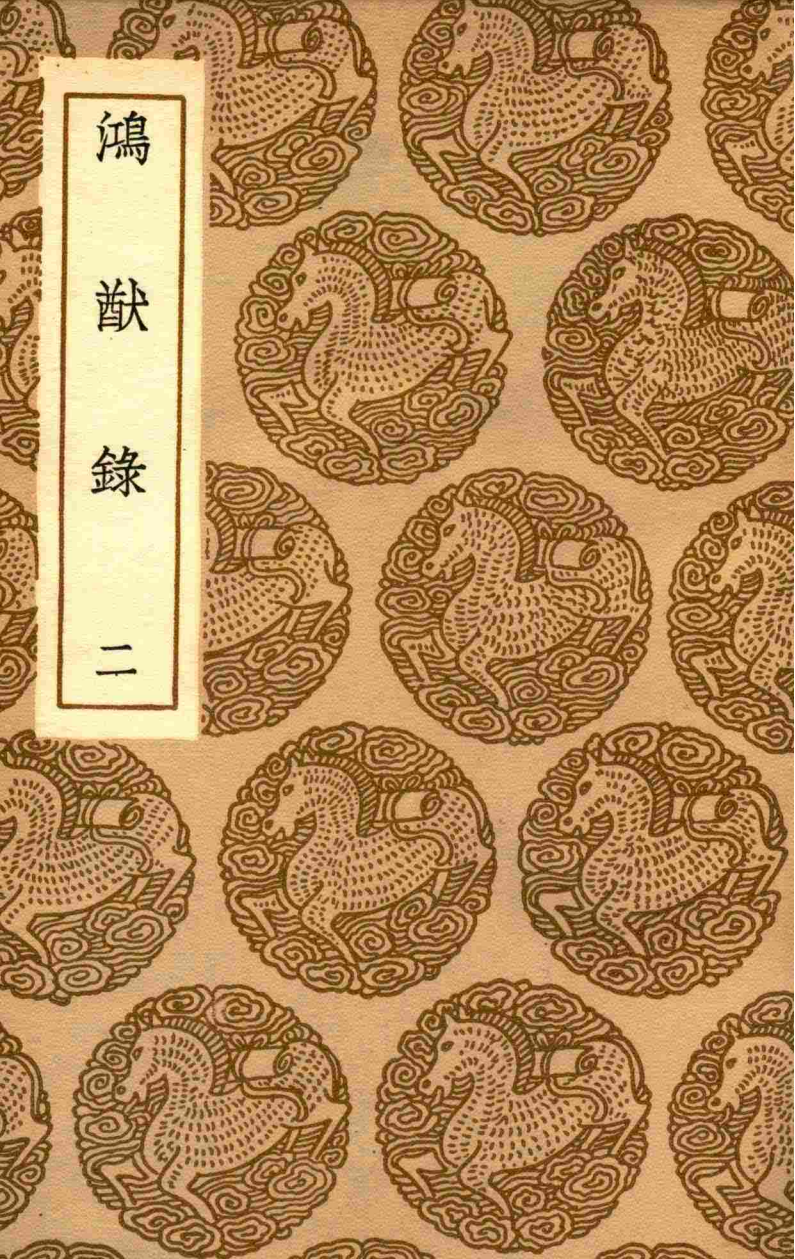


鴻

猷

錄

二





鴻 猷 錄
(二)

高 岱 撰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二

沈獻錄卷六

高岱

北征沙漠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時元都已克河東關陝皆平 上以擴廓帖木兒及賀宗哲未服為西北患元至非遁諸胡從徙者未靖乃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率師由北平經萬全出野低嶺時常忠為左副將軍率師由北平經萬全出野低嶺時常遇春已卒湯和廖永忠傅友德等統兵伐西蜀文忠至興和元守將皆出降三月達至定西大破元擴廓兵諸部將獲元王公以下百餘人卒六萬擴廓等西走 上恐擴廓宗哲疑懼終為邊患下詔招諭之不從文忠兵至白海駱駝山敗元太尉蠻子等兵進畧開平遂以兵向應昌等處徐達遣耿天璧討納哈出降之西番悉平四月元主祖林應昌五月李文忠與趙庸破元沙不丁進兵拔紅羅山至上都得元罕左丞益元等留守等官始知元主祖達克應昌獲元王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嬪王子黑的罕國公平章等官及玉璽金寶玉冊玉鎮圭大圭玉學玉谷等元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并走追之不及而還元亡副將軍孫興祖部將孫虎皆戰死文忠遣人送買的里八剌等赴京師 上命免獻俘引見賜以中國冠服宅第封崇禮侯謚元主順帝后妃等皆令居食自便願歸沙漠者送還其後自立于漠北者亦遣使通問徐達復率師征擴廓于定西擴廓西走師還京十一月李文忠率趙庸等振旅還京師 車駕出江上迎勞之辛亥七月以元將納哈出在金山不花在開元上命馬世榮旺守邊東備之五年壬子正月 上以殘虜未滅為邊患乃以大將軍徐達伐迤西馮勝傅友德副之副將軍李文忠總東道兵趨上都顧時陳德副之各賜勅戒諭文忠與顧時陳德分兵入沙漠時等各擒獲故元將文忠直趨上都勝友德亦大擒獲于迤西二月李文忠擒應昌取和林虜遁去文忠留輜重自率輕兵兼程進與華雲龍夾河擊虜衆虜一健將躍出關文忠引弓一矢而斃文忠馬中矢步戰復得他馬益奮大破虜衆俘斬以萬計畧地至驅駒河朵顏等處顧時深入迷失道乏食兵疲遇虜奮擊破之得其輜重兵乃益振曹良臣以孤軍深入戰六年癸丑四月徐達大軍出鴈門北廵長城外傳

友德爲前鋒虜聞遁去追獲故元平章鄧季羅帖木兒還軍北平友德陳言時政五事 上皆嘉納之七月文忠所遣將陳德出塞外擊破虜於三岔山擒故元將士七十餘人復與虜戰於不剌河三戰三捷又獲其將忻都等五十四人而還冬十月李文忠出屯代縣至朔州獲故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甲寅正月李文忠復由代縣遣將分道出獲故元平章陳安禮斬故元將珍珠驢至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七月又攻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故元宗王朵朶失里等八月至豐州擒元官一十二人追斬元魯王及司徒荅海俊等得金印玉圖書各一誦還十二月故元將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大破之納哈出僅以身免九年丙辰七月傅友德屯兵備延安故元將伯顏帖木兒先已請和至是復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番酋執伯顏帖木兒來降十二年己未十二月上以河岷鞏昌臨洮等處已平遣李文忠性整飭城池督理兵務凡邊境事宜悉聽文忠節制十三年庚申正月故元將脫火赤等人寇遼沐英討之擒脫火赤等獲其全部以歸十四年辛酉復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伐迤北沐英出古北口經畧公主山寨等處

攻灰山嵩州高州全寧皆克之夏四月傅友德耿炳文各領兵出塞大破虜衆于黃河外俘獲士馬悉送大將軍管邊境以寧師還二十年丁卯虜納哈出寇遼東命馮勝帥師討之納哈出遁走閏六月馮勝追破納哈出之衆降其軍旋師城大寧二十三年庚午正月虜入寇命傅友德北征兵至遼都山大破虜衆擒其將乃兒不花俘獲人口萬餘還駐開平復西征室夏平之

論曰我 聖祖於非虜蓋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都平關隴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遼東西並出者二又專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勦擊不與焉當時民厭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解縉等屢以爲言然不知我聖祖每一命將出師奉奉以不殺爲成以不得已爲言豈樂動兵於遠者哉其神謀遠畧蓋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耳觀其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非虜吾之世讐不可不嚴爲備禦則我 聖祖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我 成祖繼之亦嘗三犁虜庭益其心卽我 聖祖之心其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以番休於萬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間四夷雖有侵

陵未爲大患而已已之變也先敢干犯順至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則我聖祖之所深慮而過計者至是爲大驗矣其與漢高帝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豈文墨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興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間所以爲藩籬甚固而備禦此虜者爲甚嚴也其後大寧移而薊遼之道迂興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薄東勝受降失而河套之患殷又哈審不復吐魯畜日肆憑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防甚危而宣大之徼大潰又岌岌乎剝膚之災矣種襄猖獗日異月殊雖盜賊竊發于中土倭夷跳梁於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於是哉杞人之憂誠三復聖謨而重有感也

廓清滇南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翰林待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今入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 皇上聰明神聖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之地與中國抗不聽館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明玉珍擴廓帖

木兒等敗亡及元至北走友覆論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意未決改館禕餼廩有加十二月故元遺孽竄立於沙漠者遣使脫脫自西番入雲南徵梁王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中國使臣在以危言勸梁王令殺禕梁王狐疑持兩端令其參政達里麻以禕匪民間脫脫知之謂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及欲附他人和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燼火餘燼欲與日月爭先乎我豈能爲汝屈有故而已矣解之曰兩國兵爭不殺來使王公材器天下無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途被殺達里麻爲具衣冠歛而焚之十四年辛酉九月 上以雲南未附又執我信使納我逋逃乃以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爲左右副將軍陳桓胡海費聚等皆屬馬率師三十萬徃征之臨行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博覽輿圖咨詢有衆得其阨塞取之計當自承宣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乃雲南之襟喉彼必殫力

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
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
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
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
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師行 上親出餞於龍
江諸將各率所部就道傅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
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
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
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
里爲督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
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北曉敵始覺遂大驚潛
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十二月友德
大軍趨貴州攻普定榆安鎮羅鬼蠻玃悉降又攻
普安下之留兵戍守遂會沐英等師是取曲靖梁王
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拒沐英曰彼
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
進會大霧四塞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而軍相望走
里麻大驚以爲神兵飛至也乃擁衆逼水陣友德欲
濟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泝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
角樹幟山谷中爲疑兵達里麻驚急撤兵還禦陣亂

英乃趨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象盾斫其
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既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
發呼聲動天地戰數拾合指揮趨旺馬蹶於陣英
等縱鐵騎衝其中堅連斬數十人敵大敗生擒達里
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十餘里友德縱降者使
各歸業夷人見俘者得歸大喜軍聲益振遂克曲靖
留兵鎮之乘勝克陽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撒沐英
攻六梁州擒帖木兒王子兄弟又擊越州龍海諸寨
轉向永寧逢與藍玉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
擒大懼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厥
之英進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父老出迎
王師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
拜官府符信簡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定下
僅百日英乃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大軍時故元右丞
賈卜復聚兵赤水河及聞友德循格孤山南至沐英
又自雲南來會賈卜遂趨去友德令諸軍城烏撒版
築方且賈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
諸將欲戰友德不許士卒奮勵友德度其可用乃下
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迫而復來心必不一
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

進戰師既陣亡部土酋率衆未援實上合勢迎戰我師趨之戰數十合酋長多中墜墜馬成者我師益奮蠻衆大潰斬首三千級實上復遁迷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皆降英等亦降各路守將張麟等得金銀銅印七十四馬數萬匹上遣使如友德軍以勸獎諭之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何如烏撒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回衛今知資糧於敵軍可不必回也繼又勅曰比聞雲南既克然區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酋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亦至如需葦葦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友德遂承制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慰司長官司等籍其戶得七萬四千有奇十五年壬戌正月沐英等徇建昌潞江臨安尋甸楚雄皆下之降故元平章閻乃馬等二月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爲固乃南詔皮羅閣所築者能有龍尾二關最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衆扼

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率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犄角勢又以一軍令湖海由石門關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進明攻下關兵見之踴躍譟呼蠻衆驚亂沐英策馬渡河水及馬腹途斬關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裔從者悉縱遣之蠻夷感悅傳友德分兵取鶴慶畧澧江破石門下金齒於是車里摩娑和泥平緬皆降雲南平二月傳友德遣使以故元梁王案屬威順王之子伯伯等三千一百一十八人俱送京師拜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徭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耳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爲豪右隱占今准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查有現糧一百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斤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益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行給之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夏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分故有此變今宜屯衆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服方可屯

兵守禦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蠻復寇普定城急友德遣顧成擊破之五月 上勅吳復費聚曰符到可報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諸蠻悉蕩除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索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屬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搗巢穴以掩襲之使彼各散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倘諸土寨即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勅至聚與復等遂進兵攻關索嶺及阿咱等諸蠻寨悉下之斬首數百獲馬牛無算遠近大震餘蠻悉降蠻地始定友德乃議設大渡河守禦所以千戶吳忠領兵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秦改隸四川布政司從之上復降勅獎諭友德等詞極褒美云欲勞以尊酒遠不能致特以朕心勞之七月友德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馮誠守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為叛土官楊直最桀黠知其衆曰總兵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圍也各糾衆至二十萬其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於城東南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為憂誠與指揮謝燕以孤軍拒

守倚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賊衆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急出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為久因討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郡甸普寧大棋江川等處據險柵柵欲固再舉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勦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馮誠國用子也十六年癸亥二月友德又遣使以故元右承觀音保等及土酋段世等送至京師 上以雲南平遣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留沐英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友德奉命班師英辨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其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內附 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為指揮統兵守之

論曰黔中古南詔地在鬼方之西漢武帝通苴犂河屯燧至黎昆明池于長安習水戰固嘗銳志而而點蒼金莖之域終未能帖然盡入版圖唐一動兵至覆師四十餘萬自古及今未有郡縣其地二百餘年寧謐底定無反側如今日之盛者益由我 聖祖神謨聖

譽而諸將規畫甚詳經畧甚當故能變荒裔之民爲文明之俗嘗讀我 聖祖論傳友德出師之訓及前後所下詔勅其地理之遠近道路之險夷與兵將分合之機攻取前後之勢歷歷如指諸掌雖生長其地習在戎行者未能若是之悉也天生聖人豈偶然哉故嘗竊爲之說曰能不若諸將而用人之能者漢高帝是也能勝諸將而自用其能者漢光武唐太宗是也能勝諸將不自用而用人之能者我 聖祖是也嗚呼觀河洛而思禹功萬世之下豈可忘開創之艱乎

四夷來王

洪武元年戊申十二月 上遣漢陽府知府易濟頒詔於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莫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定群雄華夏臣民推戴已至中國國號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輿遠邇咸安無事共享太平惟爾四夷君長酋帥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又遣行人楊戴往招諭日本及遣使往諭占城高麗諸國詔

使至皆欲朝貢洪武二年四月倭寇蘇州崇明等處指揮王德率兵擊敗之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九十二人投至擢德官賞賚其將校有差遣使祭告東海之神倭寇自是不敢復至 上以往年嘗頒詔安南安南國王陳日燿遣陪臣同時敏段憐黎世安等來朝貢請封六月遣翰林學士張以宣典簿牛諒使安南封日燿爲安南國王賜馳組塗金銀印大統曆織金文綺等物其陪臣賜各有差以宣等十月至安南界聞日燿已先歿侄日燿嗣立以宣護詔印洱江上使牛諒入其國先諭旨安南遣陪臣阮汝亮來迎請卽授詔印日燿以寧不許曰奉詔封爾先君耳非世子名爾國當遣使 上請得旨然後敢授於是日燿遣陪臣杜舜卿等告哀請命於朝以寧留安南候命因教安南人行三年喪及稽顙頓首拜謁諸禮儀其後 上聞之大喜賜以宣詩發諭之占城嘗遣使內附 上乃遣使賫印往封占城國王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 上又遣使賫印封高麗國王仍以祝文往帛祭高麗境內山川三年庚戌五月安南使陪臣杜舜卿以日燿計音來告且爲日燿請封 上乃自製祭文以翰林院編脩王濂克帛祭使吏部王事林

唐臣克頌封使骨詔性安南封日燈嗣安南國王并取張以字所護錄印及賜物畀之使至日燈率其臣出郊迎勅議禮不決濂叱之乃先奉御製文于香光殿別設日燈靈位殿前使者南面宣布日燈率羣臣再拜俯伏以聽退翼日唐臣奉詔印詣香光殿日燈率羣臣北面跪受稽顙拜如藩臣禮遂封日燈爲安南國王日燈遣使隨王濂等還朝入貢謝張以罕亦還卒於塗七月高麗遣陪臣金柱來朝且貢方物柱頗知書屢從朝官遊出清宴閣譔記自言其八世祖金綠所作乃宋重和中徽宗譔蔡京王黼于宣和殿京作譔曲傳四方以爲盛美高麗慕之故綠爲之記柱出以爲奇不知蔡京爲後世所鄙云勅遣楊載往諭日本還日本使未至上遣趙秩往入境守關者不納秩以書達其王乃納之秩諭以中國威德責其不臣其王以元嘗使趙姓者往欲襲之今秩復姓趙意將襲已以嫂語答之命左右亦秩秩不爲動徐曰今天子聖神文武君王華夏非元比爾殺我禍不旋踵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其戰艦蒙古之戈船百不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禮懷爾豈與蒙古襲爾者比邪日本國王氣沮會 上

復遣楊載往於是日本王良懷禮遇載等有加遣其陪臣并僧九人隨詔使入朝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未幾南番暹羅國王三烈昭毘牙泐泥國王馬諷沙三佛齊國王哈刺禮八刺卜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後泐泥國王復率其妻子來朝禮遇極厚未歸卒詔葬于金陵十一月上聞安南占城各治兵相攻殺占城遣使來告乃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以詔諭之嘉其以禮入貢合於古制謂二國傳世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其前王必有遺訓今宜畏天守分各罷兵歸國如互執兵端必致天變怒禍不能逃詞甚明切詔至二國皆聽命罷兵安南贈復仁黃金瓊玩等物辭不受上聞而是之安南遣使者隨詔使入朝上命中書加賜遺還楊載既招諭日本上復遣往琉球五年壬子七月琉球遣使者從載入朝貢獻遠使封琉球國王詔所貢方物俱於福建行省驗入上嘉楊載累使外國重加賞眷八月占城國王遣使來奏安南復以兵侵其境土乞賜以兵器俾安南知之不敢欺上乃命中書移咨安南國王責諭之未幾安南陪臣陳叔明以兵收其王左右殺之使人弒王日燈遣使來

貢表署叔明名至客部已受表曾魯取閱副封見其
名異曰此必有變坐白尚書詔之使者不敢諱具言
日煙爲叔明所逼而外遂篡位禮部以聞 上曰葛
夷何敢狡詐如此却其貢不受命宋濂早詔責之間
其弑日煙故又遣使至其國廉知多謫詐狀勅下中
書絕其貢使未幾叔明遣陪臣阮士訢來朝貢方物
且言日煙以盜成故 上以違夷既嚮化仍納之士
訢辭歸上降手勅諭之曰爾阮士訢入貢來朝久馳
山川其勞甚矣歸達爾邦與叔明言昔者陳日煙荒
昏以致滅亡今王若德不勝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
欲久安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爲政倘有少愆當自脩
省以圖天意又遣內臣與士訢俱往諭之比入其境
士訢棄勅使兼程去暨使臣至不知士訢所在其待
使者禮多缺畧及十一年戊午七月又遣使入貢
上懲士訢之詐不許陞見比歸又以勅諭之數士訢
之詐及待使者非禮且曰歸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
來朝亦無度也叔明以已篡弑故心不自安屢貢方
物甚豐 上復以勅諭其貢物豐蕩徒勞費無益又
云行殺字異其辯具偽士訢非禮皆國王爲之十月
百花彭亨國王遣使來貢十三年庚申八月占城遣

使來賀聖壽且訴安南以兵攻其國 上降勅慰諭
之未幾暹羅來貢方物賀正旦 上遣使責詔印封
爲暹羅國王眷賜之十六年癸亥 上以海外諸國
進貢信使往來不實乃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諸
國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遇入貢咨文俱於各
經過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
城安南真臘爪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刺
加小葛蘭榜葛刺錫蘭山古里班卒柯枝蘇祿忽魯
謨斯忽魯母恩其把里麻林阿哇白葛達天方渤泥
百花彭亨覽邦淡巴頌文達那蘇門答刺呂宋合納
里礁里古刺麻招納撲兒加異勒祖法兒留山黠德
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刺尼戛刺比屈察尼烏凌刺闍
阿丹魯密彭加那捨刺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兒
黑窮達八答黑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洽拂麻婆羅門
凡五十九國當來朝貢者皆給勘合文冊其瓊球又
分爲三國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俱賜鍍金銀印
其諸國所貢方物表式歲期回答賞賜行正副使稟
給宴賜禮儀互市各以國大小階殺者爲定式安南
陳端弑叔明累立遣使來貢方物甚豐 上置之不
問罪降勅諭其貢物過豐且云豈以彼中綱紀紊亂

更三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又云必畏天地謹事神恤黎庶以膺王爵不然又非久安之道又云新王自當高枕勿慮加兵亡何陳煊攻占城病歿海濱使來告哀上遣使往祭之十七年甲子三月 上因高麗使來不遵臣禮以賄結逆臣胡惟庸事覺遣其使還以勅諭遼東守將唐勝宗兼昇令絕高麗勿通使

命未幾高麗果遣使至勝宗昇所勝宗昇以聞 上復以勅褒獎之二十年丁卯九月遼東守將濮真以高麗叛服不常引兵攻之兵敗被執自刺必高麗大懼上表請罪歸真喪 上追封真樂浪郡公二十一年戊辰五月安南國王陳日焜嗣位遣使來朝貢

上遣使詔諭賜金幣等物東夷遼王惠寧主朵顏元帥各遣使來朝二十二年己巳五月賜秦寧衛指揮使等官給冠帶七月定安南國以三年一貢餘年不許遣使往來二十三年庚午秋遣宋晟帥師征哈蜜又征罕東皆平之後以元喬陝巴封哈蜜王置罕東衛以酋目為指揮等官三十年丁丑二月以安南王陳日焜侵思明府邊地 上乃遣行人陳誠呂謙至其國諭日焜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議又不決誠等以譯者反覆意不達乃為書諭之日焜得書不服復書

性復辨論又以咨文達戶部謂實未侵思明地 上曰集羣臣議之或謂安南抗朝命當以師問罪 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遂置不問其後 上製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不必征伐惟以日本多詐絕其朝貢

論曰唐太宗削其羣雄威加海內追晚年屢伐高麗甚為墮損威重則好大喜功之故也我 聖祖即位之初遣使詔諭諸國已不失溢中國而撫四夷之體及安南篡弒相仍日本謫詐及覆晉置之不核其甚者不過却貢送使詔中書絕之而已占城屢以安南侵伐起想止於詔諭至高麗通胡惟庸亦惟絕其貢使其殺濮真也又容其上表謝罪而終不加兵豈非天地覆載之量耶夫以當時熊虎之將席百戰之威其於蕞爾小夷豈為難克然於救中國多矣彼既不為中國患則已又何必塗炭吾赤子而邀無益之功邪其後 成祖郡縣交趾中國未嘗獲寸粟尺布之利而疲耗于奔命者幾百年始知我 聖祖之貽謀誠萬世所當遵也則其所必欲加兵者豈其心之得已哉卒之檣航纒踵珣珙盈庭如渤泥國王罕妻于越萬里而來至沒中國不怨悔者在當時必大有

慨於其心也茲非內治脩而遠人服之驗乎嗚呼是豈前代帝王之所能及也

封賞功臣

洪武二年己酉十二月徐達等平中原克元都及湯和廖永忠等平關廣各班師還上大賞諸將功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五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顧時朱虎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三年庚戌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征西將軍李文忠等征北各振旅還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上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蹟吏部定勲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各就列詔諸將論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王之典當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

勳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倘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退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常遇春先卒今封其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鄭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穎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榮陽侯郭興葦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鏗斬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江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並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給券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秩仍徧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得賜文綺各有差廖永

忠論功當封公以其使所善儒生為探謀之上知其情故封侯其鐵券制如瓦形面鐫諸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散以金間當時無知其制者今取江南吳越王喬孫所收宋券為式製之先是康承安在吳卒封楚國公蔡遂卒封安遠侯又封汪興祖東勝侯有言其過者 上宥不問惟不給券十二月封薛顯為水城侯顯嘗受殺昏吏歐醫又殺天長衛戶吳高皆無罪 上封顯侯令三分其祿給券被殺者之家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及帛六十疋四年正月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山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左十月傳友德等平蜀還論功賞友德屢承忠白金各二百五十兩絲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惟楊璟無功不賞以汪典祖有功沒于王事仍給券七年甲寅十一月 上詔論諸功臣叙其勲勞曰朕為天子諸子皆封王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勅中書都督府爵諸功臣庶子以流官十年漢真征高麗兵敗被執不屈歿之事聞追封樂浪公諡忠襄有子生數月封西涼侯湯和進封信國公六月沐英監玉等征西番還英先已封西平侯至是封監玉承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兼昇靖寧侯

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周曹興讓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仇成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十月朱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上言事皆實上徵還以功臣不下吏但罷職居京師未幾卒以侯禮葬十五年壬戌十二月封李新為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十七年甲子二月傳友德等平雲南師還進封傳友德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晉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于孫世襲仇成張龍王弼仍舊封加祿為二千五百石并吳復金朝興並賜鐵券得世襲蓋玉以非征進封涼國公二十年丁卯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于孫世襲九月都督張赫朱希俱以督運有功赫封航海侯希封軸艦侯並食祿二十石子孫世襲二十一年戊辰五月都督張鎰以從征雲南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八月湯和辭歸鳳陽 上降勅褒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鈔一千五百錠綺幣四十端又賜其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絲幣二十端後每歲一召入觀宴賜甚厚二十七年己巳 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

保全之詔公侯願還鄉者從之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爵 上賜弼緡錢五萬治第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絲段三十表裏英等各差二十三年庚午正月以誅胡惟庸誅逆故肅清廷黨楊烈勲臣五十七人已歿者不與焉功高望重連歲總兵者八人徐達李文忠馮勝御愈湯和俱公耿炳文吳良沐英俱侯專簿書而指示者一人李善長公以義氣封者鄭遇春等三人隨軍征討末總兵者周德興郭子興等十九人建功者公傅友德藍玉侯葉昇等十五人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韓政等七人俱侯共五十七人胡海征蠻師還解歸以例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幣帛六千匹五月李善長以他累坐削祿或以胡惟庸黨爲言 上疑之亦未究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 上殺京民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怒賜善長成十月劉基初封伯止其身後得賜號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與功臣列得世襲又以胡惟庸踏罷之基卒 上誅惟庸知基爲惟庸所害甚憫之命基子璉襲伯封增祿共五百石賜餼券子孫世襲二十四年辛未八月取炳文辭歸賜緡錢五萬治

第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絲段三十表裏二十五年壬申五月俞通源內征洞蠻還封越高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券子孫世襲二十七年甲戌五月詔功臣官二品以上者得賜第于其卿官給費樹碑于其先墓二十九年擢韓成子韓觀爲都督同知賜第京師二十六年癸酉二月藍玉以恃功跋扈謀不執事泄伏誅與簡胡惟庸之誅所連坐成配者數萬人二十九年丙子七月大賚天下武臣詔諭慰之詞極溫懇諸臣感泣各頓首謝其後諸功臣卒追封徐達中山王謚武寧常遇春開平王謚忠武李文忠岐陽王謚武靖鄧愈寧河王謚襄武湯和東甌王謚武順沐英黔寧王謚昭靖皆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餘侯皆追封公或塑像功臣廟或配享者論曰古今帝王創業功臣未有如我國朝之盛其報功之典亦未有如我國朝之隆者漢功臣莫先韓彭巴誅夷其他不一再傳皆失侯奪爵國除矣唐房杜干孫不免流落其他可知 我聖祖封以高爵厚祿既賜券世襲又官其庶子既賜田賜第賜佃戶儀仗戶歸老陞爵又賜金幣楮錢可謂至隆而極厚矣如徐達元功其子孫開兩國至今而天下諸武弁孰

非功臣之後此豈前代之所有抑然有不能無疑者
 開國之初胡大海功最著馮國用最親信趙德勝等
 亦皆傑出至三年大封功臣時馮趙未有子否國
 用或以第勝故而大海子德濟又從征有功不聞其
 有封爵廟祀亦無之又馮勝封公位鄧湯上而殿不
 追封王爵廟祀不得與湯鄧伍此在當時必有說而
 今不可考矣至李善長封爵在中山上以黨累不嗣
 豈人情哉傳友德人謂其功業威望當右湯鄧而不
 嗣之故亦無所稽頃年廷臣建議錄常李鄧湯之後
 得復勳留誠意伯亦復而善長友德獨遺此不可謂
 之缺典乎又封爵之始功大者得嗣公侯伯功小及
 其部曲則襲指揮千百戶等官今指揮以下官仍故
 而侯伯之後多斬焉無聞如廖永忠吳楨吳良耿炳
 文吳復等至無人主其祀也如以世遠而澤斬則當
 俱從遞減可也何遽爾抑無亦高爵為人所忌而子
 有于國典者亦易昭顯其小者人多畧而存之也然
 豈非錄其小而遺其大乎司太常竹帛者當知所以
 處此

正位分藩

元至正丙申 上已克金陵秋七月請將奉 上為

吳國公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隆盛屢求勸進
 不許善長等固請乃以甲辰正月朔即吳王位建百
 司官屬丙午十二月宋主韓林兒殂丁未正月朔始
 稱吳元年李善長又勸進猶不許時陳友諒張士誠
 方谷珩俱已卒陳友定郡縣多下李善長率羣臣又
 上表勸進猶不許善長等拔漢高帝故事固請表連
 上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
 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
 可草草善長具即位儀進 上乃御新宮以百官推
 戴意告 上帝神祇至戊申春正月四日己亥 上
 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
 帝 祖考妣奉冊寶上 懿祖尊號曰恒皇帝妣曰
 帝 皇后又 上 德祖 熙祖 仁祖帝后尊號乃
 立馬氏為皇后于標為皇太子三年庚戌四月詔封
 諸子為王分鎮諸省乃封第二子棧秦王國西安第
 三子桐晉王國太原第四子諱燕王國北平即我
 成祖文皇帝第五子櫛周王國汴梁第六子楨楚王
 國武昌第七子櫛齊王國青州第八子梓潭王國長
 沙齊潭未幾國除第九子杞魯王國兗州第十子檀
 蜀王國成都第十一子 湘王國荊州今絕後又封

子代王大回次肅王其肅今移蘭州次遼王廣寧今
移荊州次慶王宣及次寧王大寧後移南昌國除次
峴王雲南今移武岡次谷王宣府今絕次韓王平涼
次潘王潞安次安王今絕次唐王南陽次鄧王安陸
今絕次伊王洛陽太子秦晉 成祖俱 高皇后出
諸王諸妃出 皇子共二十四又封姪孫爲靖江王
國廣西文正子也 上製祖訓於太子諸親王各派
皆撮二十字其子孫輩取一字爲雙名上字下字則
以次王金水木傍字循理用之二十世之後仍續其
親王歲祿一萬石慶肅諸王亦有二千石者親王嫡
長子襲封餘子封郡王初封祿二千石嗣封一千石
郡王嫡長子襲封餘子授鎮國將軍祿一千石鎮國
子俱輔國將軍祿八百石輔國子俱奉國將軍祿六
百石奉國子俱鎮國中尉祿四百石鎮國中尉子俱
輔國中尉祿三百石輔國中尉子世授奉國中尉祿
二百石 皇女曰公主祿二千石配駙馬都尉親王
女曰郡王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祿六百石郡王
孫女曰郡君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祿三百石玄
孫女曰鄉君祿二百石配俱儀賓其宮室服色儀仗
各有差

論曰我 聖祖皇嗣之盛亦古所未有也古稱後裔
之盛莫如黃帝者由我 聖祖觀之又過黃帝遠矣
豈非功高千古之報邪其爵祿之差等藩國之形勝
與製名之義王際之裁皆事爲之制而一無所遺誠
聖神之慮燕詒之謀也雖然古人有云聖人之創
制立法有不容爲其後計者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耳
我 聖祖汎掃胡元肇造區夏達法周漢之封建近
懲唐宋之孤立其大封同姓強幹弱枝固理勢所宜
然者然天潢綿永木支百世蠡斯之慶且將半天下
矣民供之有限祿入之不給亦勢之所必至者其在
先朝嘗爲本折蕙支之法又爲限妾媵之制然亦但
可小舒目前之急耳豈萬世不易之常道邪使 聖
祖在今日必思所以處之廟堂善後之畫不可不預
爲之所也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三

鴻猷錄卷七

高岱

封國燕京

成祖文皇帝 太祖第四子洪武三年庚戌四月

太祖詔封諸皇子 成祖封燕王國燕京即今京師

舊為非平布政使司城池官殿仍元舊惟易瓦色十

一年十一月定諸王宮城制式 太祖曰除燕王宮

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為式二十三年庚

午 文皇帝既之國 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之事乃

勅秦王率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道非征殘虜秦王晉

王師久不出 文皇帝率傅友德等出沙漠至遠都

山擒虜將乃兒不花還秦王上言 文皇帝不遵師

制 文皇帝亦上書自列 太祖廉知其情獎慰之

仍降勅諭戒秦王二十五年壬申懿文皇太子慶皇

太孫生而頭顱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

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

命 文皇帝語乃佳 太祖大喜嘗有意易儲舉臣

多諫沮之劉三吾曰若欲置秦晉二王何地 太祖

乃止二十八年乙亥九月非卒永清衛龍門產嘉禾

異類同種其三幹合為一仍三穗者二三幹合為一

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時 文皇帝在燕落遣使來

進登臣表賀 太祖大喜為詩一章賜之首言創業

之艱難天命之不易與除暴禁亂之勤撫民治兵之

畧中言天賜豐年之慶史書垂戒之嚴明堂禮薦之

重未示謙冲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

惠其與民同樂盛心溢于言表云初諸王封國時

太祖多擢名僧傳之僧姚廣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

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白帽于大王

數蓋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文皇帝遂言於 太

祖乞廣孝得之廣孝至燕叩薦鄒人袁拱相術 文

皇帝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于酒肆 文皇帝服衛

士服借衛士九人入肆沽使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

文皇帝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 文皇帝陽不省

曰我輩皆衛術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許扣之珙稽

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

如圓壁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二

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若洪鐘足履龜文有二黑

子年四十鬚長過臍法當登大位 文皇帝恐人疑

乃陽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盛召入叩三十一

年戊寅閏五月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建文君即
皇帝位哀詔至諸王入臨會葬 文皇帝至自燕以
有疾不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置不問

論曰我 太祖聖明神智豈不知 文皇帝之必嗣
大統又豈不知建文君之牽於文義非可以紹新造
之邦邪觀建文詠新月之詩則不喜及屬對語陋則
大怒其喜怒豈徒在文字間蓋亦占知其不終矣所
以欲易儲而不果蓋亦有甚難處者于其間何也創
業之王其所爲卽後世之所程法况繼體垂統大事
邪祖訓著有定制豈容所行之不符也蓋欲易儲者
所以貽一世之安而終不易者所以定萬代之法是
故有權衡輕重其間而又況有泰晉二王在尤難處
也是固知天命有歸已亦姑循常道俟之耳或言
高廟顧命時以小篋授建文君扁鑰甚密戒曰臨難
乃啓及建文君出奔啓之則僧楊應能度牒及拔刺
具耳此其事雖曖昧未足盡信然爲是說者必當時
有見于 高廟之微意也至於 文皇帝之聖文神
武卓然帝王之資天命非於嘉禾人事占於相術天
之所與孰能禦之况大業甫創之始非 文皇帝繼
之未必不以更張之擾優柔之過而東壞成功其何

以貽千萬年無疆之慶也是知今日之紀綱振舉而
夷虜懾服者則 文皇帝之繼述與 太祖之開創
當並稱哉

靖難師起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旣卽位詔改明年
爲建文元年時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黃子澄以舊
學擢太常卿遷 高皇帝遺命召方孝孺爲侍讀學
士又擢練子寧右副都御史並見信用初 高皇帝
欲強宗藩以鎮安天下諸親王多擁三護衛重兵遣
將徵諸路兵必開白親王知乃發建文君立諸王皆
叔父尊屬等威稍踰制 太祖之喪 成祖入臨以
疾不能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不問戶部侍郎卓敬
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周齊湘代岷諸王頗
相煽動有流言間於朝廷文君患之謀諸泰等泰與
黃子澄首建劄查議請如漢七國故事建文君乃以
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閣門
之言乎對曰不敢忘然事須密子澄退與齊泰謀之
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劄之于澄曰不然
燕預備久卒難商宜先取周齊燕手足卽燕可擒矣
乃命李景隆以兵至河南迫執周王及其世子官眷

送京師遷之雲雨十一月燕齊皆有人告變建文君問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異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彰露不可不亟而之復召齊春問曰今欲肅燕王素善用兵計將安出春對曰今非遣報虜入寇以防邊爲名遣將成開平悉調遼瀋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也建文君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察燕師動靜而代之代王居藩有貪虐狀建文君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化導之魏國公徐輝祖成祖文皇后同產兄然心附建文君嘗以燕事密告之大見信用二年己卯正月成祖遣長史寫誠入奏事遂使覘朝廷所爲建文君密問燕師事誠具告之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爲內應至則成祖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建文君以都督耿獻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著北平布政司叅議皆使覘燕印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爲探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探訪北平具以燕印事密聞於朝請爲之備三月建文君用齊黃巢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印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又召燕印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命都督徐觀練兵于臨清都督耿

獻練兵于山海關密勅張高謝貴使嚴爲之備四月高皇帝小祥成祖遣世子兄弟三人入臨或曰不宜偕往成祖曰今朝庭勿疑也及至京齊春請拜留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彼得先爲備不若遣還令勿疑也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使使入輝祖廡取其良馬以行輝祖遣人追之不及勅世子入京成祖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且具得京師動靜建文君以人告岷王不法事削其護衛又以湘王栢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使以兵追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于南面爲王豈能辱奴輩乎末生活乎途闔宮自焚又以人告齊王構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係之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印官校于諒周鏗等陰事逮係至京皆殺之有詔諒讓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問土壤彌日不甦張高謝貴等入問疾成祖益甚擁火燄自謂寒甚昂等皆歎息尋詔密語

易非真疾也曩 成祖封國時姚廣孝知天命有在
密有推戴意 成祖初今之上廣孝以三錢投 成
祖密祝之始擲一錢於案即祝 成祖曰殿下欲爲
帝乎 成祖斥之曰何妄言更擲曰有之遂陳天命
所在又薦術士袁珙珙相 成祖法當爲天子曰俟
珙及勝即正大位 成祖日久視其珙及勝矣召示
之珙首謂曰吾輩何如珙對曰鬚則及勝矣殿下何
仰有邪仰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耳時
有顯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
然事或奇中人不識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
隱語贊成大事意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
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落 成祖曰城西
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
其言不祥曰無之顯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成黃英矣
顯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 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
人墓是已先是 成祖聞諸王多以罪廢又聞湘王
自焚成不勝悲憤上書求諸王罪過狀建文君怒疑
忌益深諸將以兵屯地者日見迫脅 成祖憂懼
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下獄
訊之庸具言 成祖將舉兵狀齊泰等卽發符遣使

往逮燕府官屬密各謝貴張昂爲燕使密約燕府長
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
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受命
憂甚不敢言毋疑問之信以告毋驚曰不可吾故聞
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灰非汝所能搆也信益憂未
決亡何有勅使趣之 信艱然曰何大甚至此也乃
往燕卽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 成祖
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床下 成祖佯
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疾誠然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
朝廷有勅檄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
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
庸孝至謀事遠層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色不憚曰
此何祥也庸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
卽見 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邪 成祖問何人二
人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也 成祖叱
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爲布政司吏
奉 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
大事得旨速殿下朝使令將至矣脫不信疏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

逐之出亦必不出亦必寧必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

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入衛七月謝貴張昂督

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內

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

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昂餘無能爲也成

祖曰是當討取之今姦臣遣使來逮官屬係所坐名

收之卽今來使召貴昂付所逮者貴昂必來來則擒

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成祖稱疾愈御東

殿官僚入賀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

人召貴昂不來復遣速官屬內官以所就讓名往乃

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昂入成祖曳杖

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共

嘗之成祖自啖片瓜擲瓜皮於地怒訶貴昂等

曰吾奉藩守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爲離間又

曰吾何病第爲姦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槍謝

貴張昂拜執首誠盧震等皆斬之貴昂諸從人在外

者尚未知見貴昂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闔王城將

士聞貴昂已被執亦潰散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

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八門惟西直門未下

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

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來聞雲言

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撫順討逆三日城中大定初

成祖屢問姚廣孝師期姚墨言未可至舉兵先一

日曰明日午有天兵應可也及期覲見空中兵甲其

帥玄帝像也成祖卽披髮仗劍應之

論曰天之所興人豈能禦哉方齊黃建劄奔策齊秦

欲先蕪果用其言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

也黃子澄明知成祖難圖乃先從事于所不足忌

之列國而機事久泄情態盡見使成祖得練兵蓄

威從容爲備及世子兄弟俱入朝在成祖未有必

歸之策徒以安建文君之心而使三千同蹈不測之

險此其爲危亦甚矣而子澄又居然遣之歸國夫欲

制之於千里之外而顧縱之於閭閻之中雖至愚者

不爲也此豈非有鬼神佑厲其間而天將啓帝王萬

世之業乎故人謀之踈實天命之有在也乃若我

成祖靖難之舉亦誠有不得已哉蓋天命所在固不

可逃而人事之值亦誠有不容不然者否則不爲周

之選則爲齊之執矣齊黃縱患諸藩疆盛而欲爲其

中國謀亦當處之以禮行之以漸擇一二甚者而稍

損抑之則可乃未及改元諸王桀以得罪親親之典未聞一悼其日所講求者無非戕賊骨肉之計於古帝王睦族之義若罔聞焉我太祖之靈豈樂此乎使四海聞之曲直有在此張信所以憤其太甚而不平也雖然夷齊之諫不病於周武吊伐之聖何憾于殷頑然則齊黃董可不謂之忠乎我成祖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忠又曰今日使練子寧在吾當用之則聖心釋然可知已又可以疎間故而沒之哉

轉戰山東

已知洪武三十二年即革除建文元年七月癸酉成祖靖難師起以誅齊恭黃子澄普師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權吏李友直爲布政司參議拜卒金忠爲燕紀善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姦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姦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於躬實不得已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於是奉攻郭資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濟陳恭等皆從之乃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

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爲後患時都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成祖命玉帥兵往討玉至使人諭之不下宜引兵出戰玉擒斬之又執毛指揮遣人送至北平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爲本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入城中始覺守將帥衆拒擒斬之餘不殺一人玉與朱能合兵徇永平於是密雲諸衛縣皆望風來附成祖率張玉朱能攻灤河玉進曰楊松潘忠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取成祖然之遂親率兵命玉爲先鋒朱能副之初建文君得成祖舉兵報遣耿炳文帥師北向炳文聞成祖南徇乃率衆三十萬先至真定遣先鋒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都督徐觀駐河間潘忠屯莫州禦之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成祖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成祖躬擐甲冒帥師至涿州圍雄縣破之楊松臥馬潘忠自莫州來援成祖逆擊擒之乃詔問諸將師所嚮衆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真定彼雖衆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成祖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矣師抵真定成祖曰炳文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炳文

出兵決戰朱能帥敢從士三十餘騎衝陣諸軍夾擊橫貫其陣炳文兵大敗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竇忠及都督顧成斬首三萬餘級又擊敗安陸侯吳傑兵 成祖謂王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非汝與吾合意不及此朱能與三十騎追奔至濠沈河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敵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炳文死之 成祖賜書褒獎王能部卒薛祿以擒李堅功授指揮十月遼東守將吳高聞 成祖在真定悉兵攻永平永平遣人告急又諜報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 成祖與諸將議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士心可備禦無患永平失則東藩微矣乃馳援永平高望風棄輜重遁追擊賊之先是建文君聞耿炳文敗從遣李景隆將大兵擣北平黃浚爲指畫軍事景隆依違顧望駐師河間不進 成祖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向大寧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乃整兵趨大寧諸將以松亭關守備甚嚴 成祖曰從劉家口徑取大寧大寧破松亭之衆不降則潰矣遂入攻自辰至午城破指

揮朱鑑死之執都指揮房寬撫定城中遂以寧王歸分遣薛祿帥兵下雷峪會川寬河等處亡何李景隆兵至圍城時有都督翟能力戰勢甚銳景隆忌沮之不令速進北平城中得爲備汲水淋城皆冰不可攻成祖悉大寧諸衛及降胡義契舟兵南至鄭村壩上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搗其營城中亦鼓譟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遂奔濟南 成祖居寧王於北平諸將服 成祖謀笑如神 成祖曰偶中耳諸君所言萬全策也時建文君命都督宋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瑄守居庸關謀攻北平 成祖既擊退景隆師乃與諸將謀曰居庸關天險北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瑄等欲來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取之諸將皆曰善遂令都將徐安徐爵等攻奪居庸關城瑄走保宋忠 成祖曰宋忠擁兵懷來有必爭居庸之理宜因其未定擊之諸將或以衆寡不敵爲疑 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也宋忠輕躁寡謀擊之必破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進獲諜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遺矣 成祖乃命各家入張所舊用旗幟爲先鋒懷來兵識其旗幟又見父兄子

鎗無恙相呼應皆大喜多降者忠倉卒列陣 成祖
麾兵渡河大敗之忠奔入懷來城 成祖率衆乘之
入遂執忠并擒俞瑄斬首數千級餘衆悉降兵勢大
振山後諸州響應乃移師行定廣昌蔚州 成祖曰
李九江集衆德州欲候來春大舉我當誘之來以救
其衆今進攻大同必往告急勢不得不來接苦寒之
地南卒不堪奔命凍餒逃散必衆逸而勞之安而動
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十二月遂進攻大
同守臣往告急景隆果以庚辰正月帥師出紫荆關
援大同 成祖乃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往還
不值凍餒死者甚衆復東還時景隆師屢敗匿以捷
聞建文君加景隆太子太師又遣中使賞斧鉞旌麾
賜之渡江值迅雷風雨敗舟沉江中人知其不祥乃
復賜之四月李景隆自德州帥兵過河間前鋒將至
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合兵 成祖率諸將進駐
固安調立福張玉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車而
違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復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
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
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
益况將帥不專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上之戰兵非

不多逐之即敗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
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甲兵糧餉適足爲吾之資耳
爾等但礪兵秣馬聽吾指揮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
過殺爲戒耳張玉請往先驅白溝以逸待勞 成祖
從之命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兵乃至 成祖駐
師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三尺 成祖夜起坐待且
忽見兵刃火光如雷擊鉦作聲弓絃皆鳴 成祖
喜曰此必勝之兆也乃自帥師以朱能爲前鋒已未
日中至白溝河時景隆郭英吳傑平安輩能等合兵
六十萬號百萬 成祖麾兵擊之不利平安輩能奮
勇衝之所向披靡殺傷非平兵甚衆遂却都指揮何
清被執日已曠兩軍猶鏖戰夜深始各收兵歸營
成祖乃秣馬待旦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
右軍高先鋒立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渡
河索戰懼能及其子與非平將房寬接戰平安分兵
兩翼來擊房寬兵敗被擒斬數百人張玉見寬敗有
懼色 成祖曰勝負兵家常事敵兵雖衆日中保爲
諸君破之遂麾精銳突入其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諸
軍並進 成祖親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
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 成祖馬三被創

三易之所佩矢三服射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不可用乃稍却馬阻于隄幾爲履能所及平安運樂馳捷所向無敵禦者斬非平將陳亨子陣徐忠亦被創斷兩指未斷自斷擲之裂衣暴創復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成祖合成祖方爲履能所窘被斬從騎百餘人南帥將俞通淵陸涼滕聚復引衆赴之成祖亦疲甚得高煦兵合勢益奮奮大風起南師陣少動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履能父子于陣未能亦敗平安兵於是南師大潰俞通淵戰歿監軍侍郎陳復初朝服躍馬湖河中郭英兵潰而西李景隆兵潰而南棄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降者數萬人張玉帥師追至鐔山月樣橋等處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衆成祖悉慰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願降魏國公徐輝祖爲殿馮全軍還成祖命諸將帥師進圍德州五月山東東政鐵鉞方督餉赴景隆軍會長階師潰東奔諸城邑皆望風潰鉞乃與泰晉軍務高親酌酒同盟以然自誓收集潰亡召募士卒以守濟南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成祖遂入德州撫史民籍府庫獲糧百餘萬計軍餉益饒屬

邑皆附濟陽教諭王省集諸生于明倫堂大哭觸堂柱歾成祖督諸將帥向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出禦倉卒布陣未定諸將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成祖以兵圍其城鉞督衆悉力悍禦建文君召李景隆還以盛庸爲征虜大將軍陳睥副之禦非師有景隆罪不治黃子澄慟哭諫曰景隆觀望懷二心不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乎都御史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班哭數其罪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賊也臣備自執法請誅此姦賊皆不聽七月建文君以方孝孺識微周禮更定品官階勲增損洪武禮制又改諸殿門名及東宮官僚之制時成祖師圍濟南久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宣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諭射城外請罷兵不報其後城下得賢宣成祖賢之欲授以官不受遣去以全其志時成祖圍濟南已三月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鉞詐令軍民出降陰伏壯士門內伴開門納師成祖喜止灌遂入城懸門發成祖幾爲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鉞大書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鉞時募壯士出擊非兵破之姚廣孝進曰師老矣請暫還非平以前後舉成祖從之師

還鉄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建文君
擢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詔督諸軍北伐命副將
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觀屯滄州 成祖既還師
非平十月間盛庸兵漸北向欲出師攻滄州恐南師
爲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
五朱能請間曰今塞邊大敵而動師遠征况遼地寒
早士卒不堪此行何意 成祖屏左右語之故曰今
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
相犄角爲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脩築
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墮圯日久天
寒地且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不備趣攻之
必有土崩之勢兵事貴神密伴言征遼東者使彼懈
不備耳王與能叩頭稱善徐凱謀知非兵征遼東果
不爲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 成祖師至天津
語諸將曰彼所備惟青縣長蘆今碑梁龜坡等處無
水彼必不爲備由此可徑至滄州乃以夜三更啓程
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城下
凱猶不知督衆築城如故見兵至亟分兵守城堞衆
股慄不能甲 成祖麾兵四面急攻之督壯士由東
北隅肉薄登遂拔其城先以兵斷其歸路生擒凱等

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偏將譚淵坑殺之送凱至北
平十二月盛庸移師駐東昌 成祖師次臨清進攻
東昌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槩賞將士誓師簡
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以待 成祖謂諸將曰
彼既以之根移駐東昌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時
非師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會平
安兵至與庸軍合庸麾兵大戰非兵却往往有棄甲
降者庸乃縱兵圍 成祖數匝 成祖自衝擊不得
出朱能率胡騎奮擊其東非隅庸等撤西南兵往禦
圍稍緩能衝入奮力夾戰翼 成祖出張玉不知
成祖已脫出突入陣救之敗於陣庸軍乘勝擒斬
萬餘人非兵大敗是役也 成祖數危甚以建文君
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
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 成祖
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相加得免於害至是
兵敗 成祖以一騎殿退者不敢近適高照領兵至
擊退庸兵獲其部將數人薛祿亦數擊退南兵 成
祖知張玉敗歿乃慟哭曰勝殞兵家常事不足爲意
第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旋與諸將語每
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

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張玉當第一惜其早歿追封榮國公河間王辛巳正月成祖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免冠謝成祖曰爾等寇此非爾失失在予予以爾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循玩弛遂至違律行廢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久致驕縱此豈子之罪哉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涕背禱成祖師出姚廣孝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廣孝曰前固已言之昌為文從兩日此後全勝矣二月成祖命僧脩齋薦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流涕曰奸臣橫加毒害我耳爾等憫我無辜力戰為我而灰念及令人痛切于心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謂朱能曰殿下勵志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諸陣亡將士家父兄子弟見之皆感泣收淚自奮曰人孰不疾疾而蒙王上恩德如此又何憾誓竭力奮報且為成者雪恨耳成祖見人心思奮乃激勵將士召募勇敢以圖進取

論曰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之變化出沒不常令人不知所備方景隆以大軍駐德州不進則往襲大寧誘至城下而還師破之所謂致

人而不致於人也其攻大同景隆以師往救則不與交兵而由居庸入還北平所謂敵逸而能勞之也及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以怠其軍心所謂攻其所不備也料事料敵卓有成美分合是速動合古兵法蓋其驍捷似唐太宗而機權變化漢高帝以下所不及也及東昌之敗罪已勵衆褒成錄功使肝腦塗地之家不惟不怨懟其上而且仇敵雪耻此皆高世之能帝王鼓舞豪傑之術豈區區景隆輩所能禦哉雖然亦天命之所在也當時在內如徐輝祖在外如缺鉉皆可以當元戎之任總非伐之兵者乃棄不用而委一景隆置其敗也又不加誅焉夫景隆不但才不任將且觀望持二心故退避縮雖有平安翟能之勇竟無寸功而黃子澄以文武全才薦之何誤甚邪大抵天有所興必有所誤故曰成祖之靖難建文之不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再出河址

辛巳三月建文君遣將盛庸等駐師德州吳傑平安等駐師真定成祖自東昌還師北平激勵將士召募勇敢見人心思奮乃論諸將曰敵勢見逼不可坐受其制宜往禦之乃帥師南出復諭將士曰爾等懷

忠奮勇同心協力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役不遵號令違棄前功深可惜也夫抵懼成者必灰捐生者必生白溝之戰南軍退衄故爾軍得處之此懼必灰也爾等奮不顧身以一當百故能出萬敵全一生此捐生必生也自今毋恃累勝之功毋率累母翼懷庶幾可以成功諸將頓首受命 成祖乃與諸將議所向諸將請攻定州 成祖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聚衆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爲犄角如攻城未拔彼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知矣今真定德州相距二百里我以兵出其中敵必迎戰吾先擊敗其一軍餘當破膽也諸將曰吾介兩敵之間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 成祖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三月師次滹沱河遣游騎哨定州真定多爲疑兵誤之謀掣盛庸軍夾河爲營 成祖乃帥師進距敵營四十里駐師下令曰吾觀敵陣每以精銳在前能弱在後明日當以勁帥前摧其精銳餘自潰矣中軍去敵五里嚴陣以待俟我以精騎馳出敵背擊之使前奔行數里力乏中軍俟其既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必

大清慎勿迷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夾圍矣明日與盛庸軍遇 成祖以三騎視庸陣庸道騎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敵擁盾層疊不得入遂用長木橫貫鈇釘縛之連貫其盾盾連不可運遂乘其隙攻入之敵衆棄盾走騎兵入搏其中堅北師中軍將譚淵戰灰于陣朱能張輔等率衆並進 成祖以勁騎繞出敵背貫陣前出與朱能等合勢擒斬甚衆殺其驍將莊德楚智等時追甚各飲軍還營 成祖以數十騎過敵營宿天明見四面皆敵兵左右請亟出 成祖曰無恐日出乃引馬鳴角薄敵營從容去敵衆相視驚愕不敢近乃復整兵接戰 成祖預戒諸將曰昨譚淵見敵敗遂擊太早故爲所乘兵法曰窮寇勿追敵旣敗當整兵俟其已過顧勢擊之若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致成闕漏不從吾言以致喪身爾等當以爲戒今日爾等嚴陣與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卽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乃交兵 成祖臨陣督戰將士人人爭奮乃張奇兵往來衝之自辰至未各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秋礮擊面人咫尺不相見 成祖麾軍乘風大呼縱左右

翼補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軍大敗棄兵委斬首十餘萬級追至濟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遣之盛庸單騎走德州 成祖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 成祖每臨戰必身先突陣見一卒爲敵因亦親援出之故將士皆樂效 吳傑等初自真定引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 成祖語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爲上策已出兵復歸避我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表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聞盛庸敗必不出 成祖曰不然吳傑平安擁十萬衆其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聞之今久不出將有老師之罪彼雖外與庸合實忌庸成功今庸敗彼欲獨擅其功勢必出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糧彼必乘虛來吾軍散不遠出俟彼將至卽集衆敵師待之彼將落衣假中矣卽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違又遣間入真定誘之吳傑等果以兵來問三月謀報傑等軍涉沱河井相去七十里 成祖乃率諸軍渡河時向暮諸將欲候明日 成祖曰吾千里來戰患敵不出百計誘之今彼來送死又可緩和後則彼退守真定城堅粮足吾坐受其敵矣乃先業馬渡河河水深摩騎

兵由上流並渡遇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流畢渡循河行二十里與敵遇會日暮 成祖恐敵遁去親率數十騎過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平安列方陣以待 成祖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餘自潰矣乃以軍麾其三面而親攻東北隅吳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爲敵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上馬督戰益力 成祖親率驍騎數百循濟沱河繞出敵後突入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蠅平安以陣中將樓高數丈登以望 成祖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下墜而乘幾覆忽大風起屋拔樹傑等軍潰 成祖麾兵四面麾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郟散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入城 成祖遣使持蔽箭旗還北平諭世子燕之貽子孫今知戰伐創業之難師途渡沱沱河御順德廣平大名諸郡縣吏民皆持牛酒迎 成祖悉却不受慰撫之至大名獲敵謀者言朝廷已寬遂奉赤黃子澄 成祖大喜謂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吾可釋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未可信縱使姦臣已黜所調兵尚在境上是其計猶行也 成祖乃上書于朝大率

言齊勇削宗藩加以大惡欲寘於地雖屢號詔畧無見聽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推軋臣不敢爲其每用傷悼比聞齊奏黃子澄皆已寘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卽徧告將士謂可解甲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姦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備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無終爲檢邪所蔽則天下幸甚書至建文君以示方孝孺孝孺曰我方欲息之此奏之來正合機宜諸路兵多集惟雲南兵未至今姑遣人報以罷兵往復一二月吾師集矣建文君善其策乃令孝孺草詔許罷兵建文君覽其辭孝孺曰曰婉則示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嵒詣師成祖讀之見詔語四慢語嵒曰此詔必不出陛下意蓋姦臣挾詐欺我也又問嵒濱行上何言嵒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調孝陵暮卽旋師成祖曰是入奸邪言已固夫三尺童子猶不可紿也指侍衛將士曰縱我可紿此曹可盡紿乎嵒惶恐不能對諸將屬聲曰嵒爲奸臣來游說誤我請先斬之成祖曰奸臣不過數人嵒天子命使爾等何敢妄言嵒戰慄流汗被纒不敢仰

視成祖恐諸將加害乃留嵒真左右慰諭數日厚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爲藩王當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爲權奸譏構以至於此臣亦不得已爲自救之計耳幸蒙罷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此權奸數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臣此言出于中誠天地神明鑒臨在上不敢欺也嵒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嵒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倚寡謀諸將不和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嵒入見建文君亦備述前意建文君語孝孺曰誠如嵒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曰嵒受燕賄故爲之說遂罷五月成祖駐師大名盛庸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成祖遣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率言朝廷計罷兵而盛庸等發兵攻迫絕其糧餉及覆數百言建文君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直奈何又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和兵一罷故難可復聚

彼長驅犯關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乃執武勝等下獄六月 成祖聞武勝下獄謂諸將曰我駐師於此俟命三月今武勝既執是其志不可回矣豈能塊然爲所擒哉彼軍駐德州資糧皆追徐沛來今調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被困若來求戰我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飽擊饑可必勝然後求罷兵可冀其從諸將皆曰善乃遣將李遠等率兵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人挿柳枝於背爲識且戒遠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人耳毋多虐百姓遠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疑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爲熱魚鼈皆浮外京師聞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袁守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誘擊之守衆大敗斬首萬餘遠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城守窘迫誘其兵出城戰設伏大破之又以尾尖寨梗橋道且謀險隘難下乃募得鄉導人命張禮率兵千餘夜襲擊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乘虛竊非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還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河由間道行虜張軍聲多設間謀遇敵少可擊之敵衆則晝設疑兵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

汝急趨入非平彼若來侵會守城兵擊之江至非平平安果率萬餘人未至城五十里剽掠江出擊敗之斬首數千級平安遂南走時建文君所遣成庸等南征皆無功徐沛糧道不通德州師窘乏方孝孺言曰今當別爲一策聞燕世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而弟高煦狡譎忌之每譏於父今以計間之燕王疑世子必還非平即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兵氣振乃可前進取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弟之情孝孺曰臣有徒林嘉猷者嘗被詔入燕邸又故知之孝孺遂爲書貽世子令背其父歸朝廷許以撫王今錦承衛千戶張安貴詣世子世子得書不發遣使送其書并安至軍中有中官前儀者素姦險附高煦比建文君書至非平則先使人報 成祖云朝廷已潛通書世子有密約矣高煦從旁贊之 成祖不信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 成祖覺其書數曰甚矣姦臣險詐至此父子猶欲離間况君臣乎盛庸等承制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畧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爲持久計窺非平 成祖在大名聞之曰保定非平股肱即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北

渡津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復來歸悉撫慰遣之命孟善鎮保定謀與定敵將吳傑等遣將董諒以兵萬餘轉餉赴房昭軍成祖曰昭據西水寨寨內薪水不之所乏根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即得固守未易拔也遂率精兵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率兵五千圍定州成祖謂諸將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則疎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時圍寨久寨軍多兩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成祖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淚下思歸有潛下寨降者具言其事云十月真定援兵果至成祖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我窟山下令勇士卷旆登山潛出敵後大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餘孽走遂破西水寨還師北平十一月大享將士又親爲文祭從征陣亡將士及南師將士歿於戰陣者先是遼東守將楊文與王雄等引兵圍承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縱恣多殺戮百姓苦之成祖遣劉江率衆趨承平命江曰爾至承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師北

平既出則以夜卷旗囊甲復入承平城中敵聞爾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其言果敗遼東兵於昌黎斬首數千級獲其將士王雄等七十餘人至是成祖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以舉兵故雄等頃首塗泣去成祖既西破大同東却遼東兵乃督師屬衆爲復出之計焉

論曰盛庸吳傑等率數十萬之衆盡力禦之不能少回成祖之駕而房昭一出紫荆關援保定易州成祖卽下令班師此孫臏致龐涓之策也觀我成祖命劉江還鎮北平則所忌者不在相持之地而怕恐南師乘間以搆根本之慮諸將爲此策亦有見也特其失先後之權而不中事機之會耳方成祖與庸等相持勝負未決之日若使房昭出紫荆關文出海以搆北平而庸等又以大兵縱成祖之師使不得還故根本豈不危哉今德州真定之兵屢已摧敗而遼東大同之舉又復不相應楊文敗歸房昭始出及我成祖之還也真定之將不以大眾連兵而徒偏師赴援盛庸在德州若固聞知成祖乃得以從容破敵撫定根本是雖天命之有在豈非人謀之不臧乎大抵師行貴將帥和吾聞諸將多不同心甚

至相忌其成功者故盛庸戰而吳傑之兵不會真定
敗而德州之衆不投甲可乙否此商彼却故機宜屢
失而敗亡之相踵也雖然我 成祖笑無遺策料敵
如神如天河之戰料盛庸吳傑之不能相救盛庸既
敗料吳傑平安之必來求戰遣李遠之往邀餉道遣
劉江之還保非平圍水西而測真定之來後練永平
而誘楊文之復至此皆百發百中深合孫吳之妙用
也至于上書自明魯秉臣節穆道俘獲大慰人心豈
非順應之師帝王之盛美哉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四
鴻猷錄卷八

高岱

長驅金陵

辛巳十二月 成祖復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禍難
者在安恭庶誅亂賊者必先仁義予出師為誅姦惡
扶社稷安生民而已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爾
曹慎勿有所侵害苟違吾命必不相宥矣乃駐師蠡
縣復移營沙河召李遠諭之曰吾駐師於此真定德
州必出游兵偵我動靜爾以輕騎八百往哨遇有兵
擊之壬午正月李遠兵至棗城遇德州盛庸所遣將
葛進領馬步萬餘為前鋒乘水渡滹沱河半渡遠進
擊之敵望見遠兵少歛退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
佯却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
擊之敵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葛進僅以身
免捷聞 成祖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
萬人功亦偉哉雖古名將不過也今具所部將士功
以聞又遣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敵游兵擊
敗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其部將賈榮等 成祖乃
以師由館陶渡見一病卒仆道傍 成祖命左右

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宜乘 成祖曰人與馬孰貴吾豈貴馬賤人乎且彼爲吾盡力而傷乃棄不恤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聞者莫不感泣乃進攻東阿東平汶上皆拔之擒其守將唐璟薛鵬等 成祖下今諸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孟子傳孔子之道其功德在生民與天地日月等今曲阜孔子之鄉鄒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有犯今侵及一草一木者誅不宥師至沛縣知縣顏環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子有爲出走今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因賦詩書公署壁間以見志夜二鼓師至東門守將王顯以城降師遂入環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自經歿其子不忍去復還自刎以從亡何將士擒王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歿之胡先還收顏環父子屍葬之城南沛縣既破師遂向徐淮游兵至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容引譬慷慨不屈乃舍之省步入學官召諸生相與慟哭以頭觸柱而歿二月 成祖因久不聞南師動靜遣胡騎指揮欵台帥十二騎前覘敵主鄭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即鳴鑼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不降必轉餉卒大驚潰擒其千戶二人歸 成祖曰

欵台以十二騎破敵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 成祖兩出師皆以諸路城未下故師不得南進至是有中官容報朝廷事情請 成祖勿攻城垣徑擣金陵金陵事定諸城守無能爲也 成祖從之時師駐徐州守將聞城不出 成祖欲驅兵南進諸將曰士卒多出取糧今拔營去倘後至者城中出兵掩襲奈何 成祖曰無慮雖一人行令城中亦不敢犯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有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出兵不出乃嫚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憤怒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所遺騎按轡徐行旣渡河砲舉伏發 成祖親率勁騎馳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大潰爭渡橋壞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有單騎往來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將至閔于鄉遣使祭徐王墳 成祖下令戒諸將曰此子外祖墳墓及家在馬慎勿有所侵擾違者不宥召王諸親族賜鈔慰遺之三月師趨宿州 成祖謂諸將曰敵緩我後當備之乃晉都指揮金銘將游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襲爾剽除徐行彼疑爾爲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龔英

先以數騎伏河南覘爾渡河如敵來追即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之頃爾師可渡矣銘往來遇敵兵萬餘徐行臨河敵衆來追鎗英連舉砲敵即斂退銘遂得渡河與成祖會伯州乃進師蒙城滑河等處謀報平安領馬步兵四萬來成祖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肥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肥河按伏勅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敵見舉炬火多必驚潰矣按兵數日敵不至諸將以糧盡請班師俟後舉成祖不從曰彼遠來銳意求戰肯委之而去邪但一戰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之至則有必擒之勢時追暮令胡騎指揮欵台以教騎往哨夜四鼓欵台還報敵營距師四十里旦必至成祖乃令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進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真束草真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擲于地使敵往取亂之真等果與平安軍遇相接戰敵追至柳囊草餌之敵衆以爲棄物競取之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發敵衆還走成祖亦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成祖以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

敵召入京師遂諫平安麾下至是力戰持稍直犯成祖相距十步許成祖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逸生擒火耳灰者其步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擒持稍突陣來援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成祖率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生擒驍將林帖木兒等餘降者皆縱遣之諸將入賀且謝曰臣等自今不復敢料事矣向如臣言失此機會罪安逃乎成祖曰事機偶相乖耳自今有欲言第言之勿懲此而遂隱默安危所繫與卿等同之也是日釋火耳灰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爲言不聽成祖遂以師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爲持火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其餉舟甚衆清還敵衆圍之成祖見清旗幟亟馳往援出仍出入敵陣火耳灰者翼之斬殺敵數十百人敵衆披靡敵欲南遁成祖常以騎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其守淮兵數千人四月成祖令陳文爲橋渡師南師至成祖親率騎兵與戰陳文敗沒南師奪橋布陣河此成祖與張武等合勢擊敗之斬首二萬餘級溺死者尤衆生擒其裨將丁良宋彬于是南師

軍橋南 成祖師軍橋北相持數日南師之糧 成祖留兵守橋率衆乘夜東行三十里潛渡河繞出敵後比旦敵始覺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畧相當明日敵遁去 成祖率師追十里及之敵駐師爲營塹以自固諸將以盛夏暑雨蒸濕乏糧餉又戰小却多請班師或欲擇地休兵俟麥熟觀釁而動 成祖不從時惟未能曰用兵豈必常勝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戰屢敗終興自舉義以來克捷多矣豈可因小挫遂自摧沮但當爲宗社計整兵前進耳 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吾意衆論猶欲還渡河 成祖怒曰欲渡河者任所之諸將乃不敢言諜報南師糧運將至 成祖語諸將曰敵慮我糧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擊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榮劉江率輕騎截其餉道戒勿與塵戰引漸近卽馳來報南師欲移營就糧 成祖以兵綴之晝擾其樵採夜令勇士劫營使不得息亡何朱榮報南師運糧五萬且至平安率馬步兵六萬護之爲方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 成祖遣萬人邀敵援兵而伏馬步數萬于林間戒以俟敵戰疲卽出擊乃親率衆往逆敵悉衆來戰 成祖以騎兵夾擊橫貫其陣斷敵爲二敵

大敗棄糧走乘勝追擊擒斬幾二萬人盡獲其糧何復以兵來援所遺萬人與戰稍却伏兵突出奮擊 成祖亦是兵蹙其後復大敗俘斬無算何復還走其營塞壘門固守 成祖曰是欲遁耳復見兵敗糧乏氣大索果下令期旦日聞砲舉援營去就糧于淮明日 成祖親率衆攻其營諸將奮勇先登砲三震敵衆誤謂已砲舉當拔營遂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大亂人馬相蹂踐填壘墜皆滿 成祖師生擒將平安陳暉馬溥徐兵孫成等三十七人監軍文臣置宦官等一百五十餘人降者無算悉縱遣之諸將不敢妄殺一人乃遣使送陳暉等還非平五月師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 成祖謁 祖陵泣曰橫罹權姦發不免矣幸賴祖宗庇佑得今日拜 陵下尚期終相克清奸慝 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之師抵淮南師盛庸列馬步戰艦淮南岸 成祖命諸將織舟編筏揚旗鼓譟將渡者敵望見大懼數陣以待 成祖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潛以小舟渡師繞出敵後砲舉敵大驚愕福等突陣奮擊敵衆大敗棄兵仗走盛庸股慄不能騎其下腋之登舟單舸走師遂渡淮駐南岸盡獲其

戰艦輜重是日進克盱眙 成祖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退其援兵乃以師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橋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險或欲以淮陽爲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真揚得此途可渡江無後顧憂 成祖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不易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強糧足若攻之不下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下既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東取鎮江常州遂舉蘄松以及浙江西下太平撫池州收安慶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久則必有內變于此時索取奸臣事窮勢迫誰能固匿者然後調 孝陵朝 天子數寫衷曲以白此心而復 皇考之舊章按諸王子困苦清朝廷以安宗社與卿等還守舊藩足矣諸將皆頃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玉招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 成祖師將至議舉城降其御史王彬別將崇剛等知禮有異志執禮下之獄及吳玉至禮宗族及千戶徐政等聚衆出禮于獄遂開門降王禮縛王彬崇剛赴軍門見 成祖慰撫之令禮同吳庸率兵前諭下高郵通泰諸郡令集舟備渡江師至

高郵適刑部尚書侯泰先運糧至淮安兵敗還京至高郵遂被執京師聞北師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脩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入援許觀往安慶叔英知事已去乃沐浴具承冠賦絕命詞自縊歿高郵守將王傑等以城降 成祖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爲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建文君下罪已詔遣使四出徵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建文君問計所出對曰遣人許割地稍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軍不闕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建文君從之乃遣慶成郡主詣 成祖言割地事郡主 成祖從姊也 成祖見郡主慟哭曰此乎一入讒臣之言如膠漆不可解至親雖傾肝兩如水沃石我今之來豈得已哉言已復哭郡主亦泣下不能止 成祖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 成祖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之議 成祖曰吾所受 皇考封土且不能保割地何用吾此來欲得姦臣耳志在清朝廷安宗社土地自有 皇考所命富貴足矣不願復增但得姦臣之後誦 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

之罪卽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姦臣欲
縋我俟遠方兵耳我豈爲所欺哉郡王默然辭歸
成祖送之出曰爲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
意幸不終爲姦臣所惑耳更爲我語諸弟妹吾幾不
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王還具言之
建文君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
當百萬兵江北紅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哉六
月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諸郡舟于瓜洲朝廷大臣多
遣使來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陳宣具舟至江
上來迎成祖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曰予與若等不
得已爲救禍計賴天地宗廟之靈至此夫行百里者
半九十若等勉之吾至此姦臣已亡魂魄然因歎猶
聞不可不慮京師宗廟官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
部伍但持兵來拒者殺無赦此外秋毫無可有犯今
軍民皆皇考赤子務在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
率師渡江舳舻相銜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
長江不渡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
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成祖麾諸將鼓
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遂潰追奔數十里
斬首數十萬級庸單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

徑薄京城成祖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性
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
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
將何爲其守將童俊遂率衆來降成祖駐師龍潭
望鍾山愴然下淚曰予往渡江卽得入見吾親比爲
姦臣所禍不渡此江數年矣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
陵寢是以悲耳諸將聞之皆泣下建文君聞江上
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據徘徊殿庭之間召方孝孺
問計孝孺卽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
此賊也群臣鄒公瑾等十八人卽殿前殿景隆幾死
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
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民入城城外積木
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挾其能久駐乎建文君從之盡
役軍民商賈晝夜撤屋運木盛暑中饑渴勞苦死者
相枕籍民憚於運木多有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
西南城崩役兵民脩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
休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遣李景隆等詣師
中仍申割地之議觀其虛實以待援兵至內外夾擊
決一死戰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
建文君然其計乃遣李景隆與尚書如瑄都督王佐

請龍濟入見 成祖曰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厚景隆等惶恐叩頭不能出一語 成祖曰公等有所欲言第言之景隆等良久乃以割地講和為請 成祖曰公等欲為說客邪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殺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 皇考混一天下為天子諸子已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之說何所自出此又姦臣之計也吾今來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姦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下謁 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吾心明知皎月不敢欺也景隆等歸具陳其說且言必欲得罪人建文君令景隆等再如師言罪人已實逐于外候執至來獻景隆等趨建文君令諸王與偕既至 成祖見諸王愴然泣下相勞苦諸王俱述建文君意 成祖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當否如何果王上意抑姦臣之謀乎諸王皆曰大兄洞見矣諸弟來豈得已哉 成祖曰吾來但欲得姦臣耳不知其他遂賜宴遣歸建文君見事急又齊泰黃子澄等皆假竄逐出募兵不任事乃罵曰事自汝輩今乃皆棄我去邪 成祖下令申戒將士入城之日不得擅入民家有所侵擾違者功高必斬是月已

丑師次金川門時谷王守金川望見 成祖至即開門出迎 成祖以師入城中父老夾道迎拜將士入城民按堵秋毫無犯 成祖恐建文君以事急加害周齊二王遣二千騎馳往衛之周王初不知見兵至惶懼既知為 成祖所遣乃喜曰吾得免矣遂來見 成祖迎之入見相與慟哭周王曰奸臣剪戮我兄弟賴大兄救我今日真再生也言訖哭不止 成祖諭止之與周王並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 成祖具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群臣俱來詣 成祖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官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官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誦 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被劍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為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于廣西守臣送之入京云 成祖望見宮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則無及時內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后歿火中中使得后餘燼以為建文君也還白 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姦邪吾來欲翼爾何不亮處至此也先是

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脩解縉金幼孜等皆相約成難至是惟是脩詣學官自縊成他皆淪盟戶部尚書張統自經成給事中龔泰黃鉞斷事高魏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初假竄逐至蘇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 成祖在師中諸臣言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章詔乃可令召之孝孺持亡國斬髮服哭學官執之來 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成當如何孝孺曰殿下既以周公其誰間故指官中煙焰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爲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輯將士慰撫京師有一卒取民間履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葬議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

論曰 成祖之靖難與 太祖創業其施爲次第固自不同 太祖與群雄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強而帝也當時不思元祚不亡而未知鹿死誰手故先芟刈群雄削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北逐元君如摧枯拉朽然益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

成祖以 太祖之孺子不得已而與靖難之師四方人心多所觀望惟視金陵成敗爲向背耳若復攻城畧地廣土衆民必待四方之服而後徐議根本之計則稍延歲月師老時變非所謂批虛搃吭之兵也蓋其所急在京師而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取長驅入京師以先斷根本根本既定四方豈有不服者哉此 二祖用兵所以有先後之不同也乃堯文君之失國則以其君之行法不勸臣之謀事不當故耳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將之成敗在馭得其柄今帷幄之策帷幄兵多而不先於擇將折衝之寄各求僥倖而不先於合謀蓋庸庸受推轂之任而元非禦侮之才平安有報國之忠而不當專闡之任則國事之去由李景隆壞之於先而盛庸輩不能振之於後也庸之罪雖視景隆有間而其爲敗則等耳及師已渡江方孝孺諸臣始欲正景隆之罪噫晚矣而建文君猶不忍行法是豈御將之權謀國之畧哉至若齊黃身歿大難之端而卒避其難罪浮晁錯矣惟方孝孺身殉國終始一致固無容議然其初誤以景隆爲文武全才致憤國事及河井已失大事已去猶猶欲行周禮改官職易諸殿廷名迂亦甚

矣豈非患有餘而才不足乎

入正大統

壬午夏六月丙寅建文君既出衆謂焚成 成祖

命有司發長治英駟師龍江諸王及文武羣臣請

成祖即大位 成祖曰予始遭干難不得已以兵救

禍誓除姦惡安宗社庶幾周公之勲不意少王不亮

予心自絕于天今續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非

薄豈敢負倚諸王及文武羣臣皆頃首固請曰天生

聖人為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生民

者 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况殿下 太

祖嫡嗣德冠羣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 太祖萬

世之鴻業永有所託天下生民永有所賴不宜固讓

孤天下望 成祖不許丁知諸將上表勸進 成祖

曰吾與爾等初舉義面免禍難耳敢冀富貴邪不聽

成辰諸王暨文武群臣連上表勸進 成祖猶不允

曰昔元祚衰微四海鼎沸強弱相噬百姓無主天命

我 皇考平定天下以安生民勤苦艱難創造鴻業

封建子孫維持萬世豈意棄臣民未久奸臣恣其兇

謀屠前諸王將危社稷予時以病故志耗力疲冀高

枕以終餘年一旦以兵見圍令人震懼不知所措國

中羣臣咸謂 皇考創業艱難陵土未乾諸王次第

被罪吾輩何辜不能束手就戮予方傍徨惴惴顧望

求生而天下之兵日復見逼形迫勢危故不獲已難

辛有戰幸出一生於萬成以面清姦惡匡少吾之

本心如此而已少王不亮自絕于天諸王群臣交詞

勸進夫天位至重吾豈虛為謙讓誠念 皇考創業

之艱欲推擇諸王中才德可奉宗廟者立之主上得

入天下之福予雖非面無憾矣諸王群臣頃首固

請曰殿下德為聖人位居嫡長當承洪業以安四海

天命有在孰得而辭望 殿下早正大位使臣民咸

有所依不宜徇匹夫之謙以孤天下之望 成祖猶

固辭已已諸王群臣請不已 成祖乃駕出將入城

學士楊榮迎駕前曰 殿下先入城邪先謁 孝陵

邪 成祖大感悟遂謁 孝陵畢啟敬感愴悲不能

止猶櫻嚙欲還營諸王文武群臣備法駕符籙奉迎

遂擁 成祖登輦軍民父老萬眾夾道歡呼稱萬歲

成祖曰諸王群臣既以為奉宗廟宜莫如于宗廟

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徇眾志諸王群臣各宜

協心輔予不違途謁奉天殿即 皇帝位諸王文武

群臣皆上表稱賀詔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

五年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復周王橐齊王搏各封爵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復諸殿門舊名錄用建文中所罷斥諸臣馬興張得李諒益諒等制皇帝親親之寶陞燕山諸護衛爲金吾羽林等衛俱親軍指揮使司追封故都督徐增壽爲武陽侯增壽徐連第三子站難師起增壽居中效忠勤特至嘗事洩建文君閉之內及上至金川門建文君將焚宮左右梓增壽至殺之上特加悼故追封後復加推誠守正武臣進封定國公子孫世襲堊丘福朱能鄭亨徐忠張輔陳圭孟蓋李彬王忠火真陳賢李遠郭亮房寬徐理唐雲陳旭劉才俱都督同知僉事等官贈張玉譚淵等官爵甲戌上下令戒諭群臣丁丑執齊泰黃子澄至并執方孝孺至闕下上數其離間罪孝孺有指斥語上曰吾能夷人九族孝孺曰雖十族何畏乃斷其舌磔于市以孝孺曾所善朋友爲一族誅之按誅齊泰黃子澄練子寧及蘇州知府姚善侍郎郭任卓敬尚書鈇鉉陳迪暴昭等俱磔戮于市夷其族連坐死者數千人獨孝孺所連及八百四十餘人侍中黃觀脩撰王叔英御史曾鳳按察使王良皆自殺餘多棄官去下

魏國公徐輝祖于微方文武勤進時獨輝祖不屈上親召問嚙不應下吏令自招罪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及券詞子孫得免成耳上大怒然以勲戚故止削爵秩勒歸私第駙馬都尉梅殷往爲建文君帥兵守淮盡心乃事及上入正大位諸守將皆擄兵入覲殷猶擁兵淮上上令寧國公主以書招之回始罷兵入見上慰之曰都尉勞苦兵間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上宥之遣安王樞祭告懿文太子遷其主于園陵建文中謚懿文爲孝康皇帝陞祀太廟至是以禮官議改仍舊號遷其主歲時致祭如常儀七月朔郊祀天地預告祭太祖配享穆前師中所擒都督陳暉楊文韓觀黃中等縱所領將士各還其伍民兵悉放爲民僉都御史景清規知建文君出亡志尚興復乃自詣上上厚遇之清恒藏利劍衣衽中謀行刺一日欽天監奏有星色赤犯帝座甚急明且清果衣新緋衣入朝候上出殿門清奮躍前犯駕上驚命左右執之得所藏利劍清知謀不遂奮躍毆罵上大怒命先挾其齒且挾且罵含血直前噴及御衣乃刺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而磔其骨肉上夜夢見被清伏劍逐逼晨過繫獄所怒索

自斷清厥前二三步如欲犯駕狀乃載之庫中夷九族掘焚其先基所建及其族延于御境云都御史陳璘請更罪建文中用事諸臣 上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朕多有而用之今汝所言又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遂悉置不問九月封常奉天靖難諸功臣封丘福洪國公歲食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公歲食祿二千一百石張玉子輔新城侯後進封英國公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並歲食祿一千五百石陳圭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城安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慶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並食祿一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潛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葵忻城伯陳旭雲陽伯譚淵子譚忠新寧伯後續封李彬豐城侯陳懋寧陽侯王通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卿伯陳志遠安伯並食祿一千石俱令子孫世襲房官房勝劉才如璠王佐陳瑄俱封伯子孫襲指揮使等官徐將士各陞賞有差始閣內閣分解籍等七人居閣中典機密備顧問癸未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為北京設留守

及行部官改北平府為順天府丙戌四年閏七月群臣議營建北京以備巡幸從之己丑七年二月車駕巡幸北京以皇太子監國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壽山以將薨仁孝皇后也其後 上嘗巡幸北京每令蹇義黃淮金忠楊士奇等輔太子監國 上出塞親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皇太孫居守北京癸巳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年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朔 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云論曰我 成祖之興雖天命之有在亦人事所宜然者建文君無大過然仁柔無斷事每牽於彌文 太祖百戰以成一統之業群雄雖剪及側未安豈宜以蕩蕩之德臨之哉非 成祖之聖神文武兼創守而靖華夷則不有外變必有內憂已故迄今二百年海內得相安於無事者則 太祖開創之功 成祖戡定之累並垂于不朽云至剛李宗藩一事非盡出建文君意但不能自主斷聽人所為迨覺孽旣成形迫勢蹙則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下耳國初有言殺運尚當三十年未除豈其數當然邪乃 成祖謂陳瑛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餘人多有而用之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又曰諸臣盡忠于 女

欲蓋忠于建文朕非惡蓋忠于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觀成祖此言豈深有機怒宿怨于心哉使當時諸臣工有能將順救正其間則方孝孺輩或不至受禍若是之慘也惜其不聞有一言之諫而顧有獻說諸如陳瑛輩者豈不可悲憐哉

三孽虜死

己丑永樂七年上既幸北京邊將奏元遺孽本雅失徑偏覆漠非時入寇擾邊陲上以淇國公立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春將帥師北征福等陛辭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虜母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等出塞至臚胸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酋一人福欲勞詢之言本雅失里聞大兵將至甚恐欲非遁去此可三十餘里虜實伏兵俘令酋誘致我師者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馳擒之時大軍尚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宜且駐師侯諸軍至先遣精騎往覘其虛實而後擊之庶不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虜酋爲御車率來徑薄虜營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伴敗引去福銳意

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紿我深入倘進不利奈何陛辭時聖諭諄切將軍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麾士卒進諸將不得已從之行亡何虜衆大至圍之福兵衆寡不敵爲虜騎所蹂躪敗退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從達及福等俱爲虜所執來之全軍皆沒事聞上大悼恨以書諭皇太子曰北遺五福等征非虜以其久在兵間調必能任事何意福達葉朕旨拒弗服諭不俟大軍至以孤軍輕薄虜營安平侯等泣諫不從不得已隨之往遂皆陷沒虜中損威辱國如此若不殄此虜勢益猖獗爲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親征國家之事爾當慎重毋忽遂命選兩京諸省衛騎兵共十餘萬各賜鈔給行糧期明年二月集北京隨征十月詔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非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輪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又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候軍回上然之名所築城曰殺胡城庚寅八年二月以皇長孫

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務之車駕遂親北征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皆從行三月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有泉湧出其其喇軍中賴以不困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至長清塞地極北夜南望北斗師次闊濼海其水週迴千餘里五月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眾拒戰上麾先鋒送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羊等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廣鎮廣酋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虜陣大呼奎擊阿魯台敗走携其家屬遠遁時熱甚之水泉軍士有饑渴者遂收兵還營師次擒胡山 上令群臣勒銘於山曰瀚海爲鐘天山爲鈿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天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錄六師用鐵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令以所備供御粮炒散給之下令軍士粮炒多者許借貸還京日倍償其直軍中賴之 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大官請御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還天開平宴勞將士 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之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其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還至北京十月還京師辛卯九年十二月虜

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狼子野心使各爲類則易制若併爲一則勢大難畜矣 上然其言乃不許壬辰十年虜寇刺順寧王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癸巳十一年七月阿魯台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 上乃封阿魯台爲和寧王瓦剌馬哈木怨阿魯台遂朝貢不至甲午十二年二月上議親征馬哈木命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等分率大軍都督劉江朱榮爲前鋒三月 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至撒里怯兒地馬哈木及虜酋太平把秃孛羅等帥眾送戰 上麾諸將擊敗之虜眾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并遁去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使來見具言其病不能朝上遣使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又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八月 車駕還北京乙未十三年十月馬哈木遣使來貢馬謝罪虜使言馬哈木欲侯冬襲阿魯台十二月 上勅遣將嚴爲備禦丙申十四年十月上還京師丁酉十五年三月 上如北京庚子十

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
爲京師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魯台寇宣夏十一月上
以虜叛服不常議將親征召問兵部尚書方賓賓言
糧餉不足未可興師乃召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吉
對曰邊糧僅給將士備禦不足給大軍且頻年師出
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况又聖躬少安尚須調護
勿煩六師上不憚令原吉往視開平邊餉亡何刑
部尚書吳中人對與方賓等同上益怒卽令衛士
馳召原吉還未至先藉其家衛士至開平促原吉行
原吉方經理邊餉曰師行糧食爲重稍侯經理有緒
卽行从吾所安不以累公也原吉至與吳中俱繫內
庭獄方賓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乘間譖賓中原吉
等檢邪誣罔上信之戮方賓厥又欲殺原吉楊榮
力救獲免壬寅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與六卿
議非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遠大軍行命隆
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杲總督兼車運驢運分
遣官各部領部車運三十六人部驢運三十五人後
運行稍後俱車運命保定侯孟瑛遼安伯陳英總督
分部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
百民悅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三月阿

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乃出師次鷄鳴山虜
聞之夜遁四月師次龍門雲州五月次獨石至威虜
堡六月次通川旬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
謀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于潤澤海之側
與家屬遠遁乃盡燔其輜重收所棄羣畜班師還詔
諭諸將曰所以翼阿魯台爲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
還師剪之途簡步騎分五道馳至屈列兒河虜驅其
羣畜西奔上麾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復
追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
餘萬而還九月車駕還京師癸卯二十一年七月
謀報阿魯台將復寇邊上召諸將謂曰朕將先駐
師塞外待之出虜不意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以寧
陽侯陳懋爲前鋒出次宣府九月朔師至沙城虜酋
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爲瓦
剌虜酋脫懽所敗掠其人口羣畜殆盡部落大潰無
所屬今聞大軍至卽率餘衆遠遁矣乃授阿失帖木
兒等千戶等官十月師次上莊堡陳懋等偵知阿魯
台在飲馬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鬼山遇鞑靼王
子也先土于率衆來歸懋引之入見上喜曰遠人
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其部屬

皆授官有差十一月車駕還京師賜降虜金忠詰
券厚賞齊之并賜其部屬金幣牛羊芻米等物甲辰
二十二年金忠屢請討阿魯台且願爲前鋒自効
上乃諭群臣諸將且勅邊將整兵以候師期四月
車駕復親征命陳懋暨金忠爲先鋒五月過應昌大
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詔論楊榮金幼孜曰朕夜
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何祥也豈天屬
意茲冠乎榮幼孜上言宜承天意赦虜罪班師上
乃遣使往諭虜衆六月師進次峇蘭納木兒河彌望
皆大漠無一虜騎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亦無所
遇且糧運不繼遂命班師七月還次翠微閣十七日
庚寅師至榆木川上崩楊榮金幼孜暨中官馬雲
孟驥等論諸將秘不發喪括軍中錫爲押以飲遣楊
榮先馳報皇太子皇太子遣皇太孫奉迎梓宮八
月初十日還京師

論曰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
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
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成祖在當時豈不知
敵中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
高帝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
及尉佗之羈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成祖并清
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其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
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馬哈木有篡廷
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故我師得以摧瓦剌之強
及阿魯台敗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
師又得以奏潤澤之捷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利漢
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酋
中惟俺答最強其爲邊患最劇然聞其與瓦剌小王
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間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
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董使往偵之豈
無得其要領者耶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五

鴻猷錄卷九

高岱

平定交趾

高皇帝既集大統詔諭四夷安南國奉表稱臣吳永樂初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益詐稱陳氏嗣絕奪陳氏甥求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驗年日焜孫天平問道由雲南走愬京師上遣使責季犛季犛表請天平還國上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前大理卿薛昂等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遣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途進度雞陵關山路險峻林莽叢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眾數萬鼓譟出斷橋後騎不得前途劫天平格殺之昂亦從中等引還又聞季犛僭稱尊號國號大虞上大怒決意討之永樂四年丙戌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克總兵官雲南鎮守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率裨將李彬陳旭等二十五人分道進尚書劉儁黃福叅督軍務上幸

龍江親督師送之朱能等率大兵由廣西憑祥入沐晟率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入先傳檄數季犛罪二十論其境內以立陳氏後意會朱能有疾留龍州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亡

何朱能卒龍州事聞上震悼輟朝後棧還自臨祭追封東平郡王乃召輔代能將十月丁未輔入安南境前鋒破隘留難陵等關賊敗走至昌江造浮橋濟師駐北江府新福縣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道人與輔會時賊特宣兆富良諸江為回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增築土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緣富良江南岸列置柵取船艦列柵內諸江口俱下樁木以送舟楫賊東西二都皆列象陣守險欲老我師十二月己亥晟等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等遂自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以進裨將朱榮敗賊眾于茄林江沐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等率大軍營于城北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外設重濠濠內密置竹簽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此城吾軍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為號四鼓都督黃中等斷

枚昇攻其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舉角鳴賊倉皇矢石不得發皆散走師悉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等以盡獅蒙馬神銳翼而前象皆股悚多中銳箭傷遂退走賊衆潰亂殺賊師梁氏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來者不可勝計辛酉輔等進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察將李彬等向西都西都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宣江洮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州師進逼膠水賊復遁入黃江閩海等處五年丁亥春二月輔率諸將追襲之敗賊于萬劫江普賴山又敗之于嚕江龍王海口前後斬首四萬餘級溺水者不可勝計大獲其戰艦兵仗諸郡邑相繼來降輔議留陳旭等備禦黃江輔與晟等率諸將用土人莫遂等爲嚮導分道窮追四月乙亥師過清花府磊江城賊集衆來禦復邀擊破之夾岸披靡而遁暨舟師過海門涇鵠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軍以舟膠淺不能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贊我滅賊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于奇羅海口賊屢

敗困衆遂潰乙亥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生擒黎季犛黃中等諸將士各擒獲季犛男黎澄黎洽弟黎季龍等父子兄弟并黨與數十人皆縛獻軍門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一十二萬時永樂伍年丁亥夏五月丙子也先是輔奏安南本中國地今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者老民庶俱請爲郡縣中如國制詔候擒黎賊父子處之至是捷聞乃置交陞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暨郡縣等官以都督僉事呂毅黃中堂都指揮使司事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又以前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新華等十七府及五州以統諸縣又置十二衛二千戶所俱遴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李彬陳旭各增祿五百石王友柳升高士文丹王柴胡等各進爵給賞各有差明年交陞蠻寇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率雲南貴州四川兵討平之未幾交陞復叛仍命張輔沐晟陳旭等討之大敗賊衆召輔還輔奏留陳旭等討餘寇師久未定至九年辛卯正月復命

張輔帥師性交阻會晟等討平之後交阻屢叛連年
用兵又中官馬瑛索賄激變黎利遂送命累討之不
服前後殺尚書陳洽等總兵官柳升等暨文武諸守
臣甚衆惟黃福居交南久召還復以亂故遣往前後
二十餘年大爲交人所信服亦屢遭亂危甚至宣德
二年丁未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繼柳升鎮交阻通見
升政疾諸郡邑多陷沒大懼集諸將士議城不可守
乃棄交阻引還至京師宥宥奪爵黎利復圍諒江府
知府劉千輔與鎮將倡義率衆夾守數月城竟陷歾
之於是交阻郡縣盡沒黎利乃遣人持前安南國王
三世孫陳高表乞立嗣陳氏後 上集諸大臣議之
張輔等議交南不可棄謂表出黎利 太宗經累數
年得此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 上意不決顧問
楊士奇士奇曰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初心也求之
不得乃郡縣其地况二十年間兵民困于交阻極矣
今陳氏既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榮亦曰永樂
中費數萬人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未息困者未
甦更發兵不可 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 皇祖
言吾亦問之乃出高表示郡臣諭罷兵竟遣工部侍郎
羅汝敬等齎詔冊封陳高爲安南國王罷征安南

兵

論曰 成祖取安南亦庶百戰之勝以復漢唐故境
耳不虞其數反覆連兵之久也雖其後屢叛而屢討
定之 成祖亦心悔之矣夫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棄
之非撤湯鑪之險又何必拘吾中國之赤子而疲于
奔命哉當時北華大寧而南關交阻誤甚矣 宣宗
之棄之宜也縱 宣宗不棄豈能至今存邪 祖訓
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兵惟北虜吾之世讐
境壤連接後世不可一日忘備三復聖謨我 太祖
之神謀遠慮真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開設貴州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夷酋有大濟者從諸葛亮
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
土 國朝洪武初元宣慰使霽翠與其同知宋欽歸
附 高皇帝仍授霽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
部居水西爲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恩州宣慰使
爲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爲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隸湖
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霽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
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
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

奢香欲激怒諸羅夷爲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 上召問令人宮見 高皇后復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 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羅夷今不敢爲亂 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并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 上許之謂 高皇后曰吾知馬輝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公安氏卽雷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珠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弼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 成祖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珠從廷瓚入見 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弼罪狀 上曰思南舊歸僞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和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畧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碑汝矣珠歸與宗弼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十一年癸巳十一月上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弼去二酋旣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相榜諭諸夷曰 朝廷以二虎日構殺荼苦百姓

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旣擒餘一無所問敢譯者族諸夷帖然琛宗弼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印全忠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爲亂其易爲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爲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爲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思南事諳夷情也 論曰高宗克鬼 方疑 鄰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錄豈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自巴蜀道卽竿達牂牁紆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被聲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于南詔蓋有以也吾太祖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旋亦服屬暨 成祖復郡縣其地任土作貢服徭役與諸甸服同其大一統之盛遠過三代何漢唐足云乎馬燁鎮貴州功文獻無微獨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暨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鸞鷲棟宇之壯固類非後人之所能及要

不失爲任事之臣其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典乎
高帝斬之誠非得已至 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
夷庭執二酋而市肆不易道路不傳其淵謀睿策真
鬼神所不能測後世小小舉措不免張皇滿漉因以
敗事者視此爲何如也大抵夷性嗾怨而戀主負悍
而喜殺樂縱肆而憚文法馭之在威信素子簡靜不
擾耳又曰貴州諸夷惟安氏享爵土最久豈其先世
嘗有大功德于諸蠻邪不然何歷千餘年而不一更
其姓也

征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多智諳頗材武自負
靖難師起常從征有功 成祖戰白溝時爲南師所
扼戰苦久所佩矢三服射皆盡劍鋒折不可用高煦
適轉關至 上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
事成當以汝爲東宮吾兒勉之高煦力戰破南師暨
上登極 仁宗正位儲宮高煦封漢王不能無望
上嘗命東宮及高煦趙王皇太孫同謁 孝陵東
宮體肥重且足疾雨中使掖之行恒夫足高煦從後
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
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卽 宣宗也 東宮性

仁厚高煦英武頗類 上上每北征令從左右

嘗與丘福解縉諸親臣微語及儲宮事縉曰好聖孫
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 上意頗釋一日 上

及 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卮爨上御膳恭謹

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

儲意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嘗諸解縉泄 上

往欲易儲語籍生貶交趾又諧之逮繫於獄中 上

多巡幸北京東宮監國常危不自安 上時令人伺

察之 東宮每事詳慎賴蹇義夏原吉黃淮楊士奇

諸臣調護遂無他高煦初封國雲南以違辭改封青

州又辭及從 上在北京懇辭還京師所爲多不法

上黜其長史等官竄交趾高煦益懷望私募勇士

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卒掠內外居民支解人投

之江中擅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又借用乘輿物東宮

不敢制 上頗聞之還京師問蹇義義辭不知又問

楊士奇對曰漢王兩遣之國皆辭不行今知 朝廷

將徙都北京自欲晉守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

善保全之耳又數日 上復庶得其私造兵器陰養

巫士及造皮船教水戰等事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

衣冠繫西華門 東宮懇救得免 上曰此所爲將

來必不靖削其兩護衛居之山東樂安州曰此去壯京甚近如亂可朝發而夕擒也高煦至樂安益憤怨懷不軌 成祖崩 仁宗卽位猶秘不發 仁宗崩宣宗時監國南京 太后馳詔召至京師卽位八月高煦遂決計及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等爲僞都督樂安州知州朱恒等爲僞兵部尚書等官移檄遠近以討輔臣夏原吉等爲辭中外恟懼密遣人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縛其人白 上上夜召諸輔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曰臣無狀激變親藩罪當從上曰是何言哉彼借爲兵端耳方與卿等議之計將安出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顧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也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命鄭襄二王同監國卽告 廟率諸軍啓行以陽武侯薛祿爲前鋒晝夜兼程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 車駕猝至城中震駭群黨不戰自潰勅兵至城下有怱城言 上者及大兵薄城遂破執高煦械繫歸京師賜死蓋自出師及凱旋不逾月云

上將至京師尚書陳山迎謁奏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問楊榮寒義夏原吉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請先遣使詰趙王與高煦連謀狀而六師奄至擒之 上乃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制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制下何以爲辭榮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漢府人狀云與趙王連謀卽事因也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義原吉曰 太祖皇帝三子二人皆 上親叔一人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二人欲入見門者不納惟義人以士奇語白 上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矣遂還京中道時自言曰失此機會後日悔將何及至京後欲行 皇太后必見沮矣既至京 上始悟思士奇言召謂之曰使我不失恩禮于趙叔者卿之力也時言者猶喋喋或請削趙護衛居之京師 上皆不聽高煦既伏法乃遣駙馬都尉袁宏都御史劉觀以 聖書告趙王且封示群臣所上章諭慰之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而言者亦息

論曰高煦之征役不逾時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何成功之速哉蓋鑿刑事之失而得處置之宜也靖

難師起李景隆盛庸以百萬之衆而屢師者豈其勢之不敵哉人懷觀望之心而士無必死之志耳使宣宗不決計親征而命將出師人將懲往轍而持二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此 宣宗之英武聽言能斷豈建文君所能辦邪雖然天所興廢人將謂之何也至于保全趙藩不失親親之禮雖自士奇之見而 宣宗之從諫不壘豈易得哉

麓川之役

國初麓川酋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才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後裔部酋思任遂擁眾麓川叛畧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夙無嗣思任益橫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國詎稱爲思任發云正統四年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見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

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瓌還曰汝急歸吾夙分也遂策馬突陣以一軍皆沒聞賊適暮春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潘杲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王將失律喪師罪當宥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時廷議多調麓川遠夷往發兵爲費不貲宜置勿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大監曹吉祥監軍定西伯將貴克總兵官率京戎湖廣廣西川貴兵共一十二萬往征之驥薦廷臣侯璉楊寧蔣琳等爲參謀性醇上賜驥貴等金帛蓋細鏡弓矢鱗衣以行時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卽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數也先董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益振王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兵乘之斬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益麾兵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

餘萬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爲寇驥等仍督軍往征之思任復走緬驥割思任所畧孟養地界緬甸驥思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以緬甸宣尉子銀起奉爲官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驥爲靖遠伯進封將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功事功贖方敗威遠伯謚忠教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敬潞江敗由晟 朝廷以晟元勳後有平安南功又畏法引罪自殞故得贈謚云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地爲亂 朝廷仍命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官聚爲總兵官張軹田禮爲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歛衆據險爲寨我師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宜九謫衛指揮使翟亨皆戰歿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遣兵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爲亂攻銀起奉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酋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

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一百石通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鈇券子孫世襲伯爵時正統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然豪僭甚後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會其珠異過假借之益縱橫尋 朝廷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祭給思祿遂誣諸夷謂 朝廷已復其官會宗政毛科征猛密檄思祿兵科輕率寡謀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猛密來禦之科大敗思祿兵爲所殲思祿大怒遂遣猛密來沙江攻猛密畧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計免思祿乃奏乞復宣慰官 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 朝廷亦羈縻置不問焉

論曰麓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療也夫避僻小夷稱亂戕殺縱欲問罪付之晟自處足辨矣乃至廷議遣將節制不專而致潞江之敗暨敗則展爲罪魁釋不問足矣而追封王爵何爲哉雖不忘安南之功然不可叙于征麓川之日也舉措何大謬邪王驥傾國家之力集數鎮之兵而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滅於渠魁竟從姑息得免于罪幸也何至裂茅土哉嚮使如劉球言移此力經畧西北已巳之變必有以禦之者窮疥癩之疤搔而耗腹心之元氣安得不敗乎嗚呼

王振之專固末如之何已驥稱一代名臣而亦恬然爲之不顧報國當如是哉

平福建寇

邵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邵雲豪俠爲眾所推正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衆爲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爲會長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指殺人尋爲警家所計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劫上杭從者日眾圍攻汀州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京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途攻尤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避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於是尤溪爐王蔣福成乘亂因爐丁號集居民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眾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省城御史丁宜偕潘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茂七遂與合拒官軍皆沒馬丁宜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茂七等咲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齋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

籍置里甲役遂據沙縣勢亦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蓋都指揮後殿至賊伏倅起來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千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潰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使還請益兵朝廷屢降寶書令相機討重毋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鉛山等處遮道浙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留中流矢歿餘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張順流下至延平丁宜督官軍櫻城自守遣使趨迎楷楷至廣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趨聞急復出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驅賊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並熾而我軍逗遛不進遣一部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倍然之遣榮率戴禮等往軍無紀律卒遇賊

戰敗榮禮皆成馬楷聞敗益兵進尋得報劉得新率江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邵茂七有眾數萬進攻吳攻延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趨建寧朝廷聞敗報踵至復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爲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殺百餘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等率兵至建陽與賊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于近城五里許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諭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樂居民不許復私讐至是建陽路始通 璽書又屢至戒諭詳切沙縣賊首張由孫至延平自首復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袁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爲公從中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攻之吾爲內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僞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遂擊殺賊千餘人賊眾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與賊戰敗之於是楷等遠趨建寧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

退尋報賊復下山攻延平張由孫羅汝先誘之出也劉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預於溪北伏兵器賊擁眾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眾大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由茂七首并生擒從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餘賊或復擁茂七兒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岩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賊婦廖氏僞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擄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最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 璽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爲主簿羅汝先爲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侯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勸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極驍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遂容乃僞爲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今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佯使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鄧伯孫械送京師斬之諸山岩賊擁眾保險者諸將先後擒

斬招撫畧盡張楮遂往討虜賊金濂陳懋等留撫處
八閩悉平乃班師

論曰茂七狂孺子耳遂至屠城邑亂八閩豈其勢果
難制哉閩中武備久弛兵紀不嚴將權不重既不能
慎萌孽而撲之于始終又不能振兵威而遏之于既
逞况閩地遠自朝廷遣將事權多中制張楮董勉効
馳驅而師老寇玩雖卒戡定生民荼毒甚矣金濂之
出值寇勢已衰撲滅餘燼未可言功也又往師出率
用中官爲監軍聞多作威福攘將士功于戎務何賴
焉是役也幸其誅茂七猶在己巳二月中曩使更數
月未捷則朝廷有土木之難不暇南顧矣不將有
尉佗之憂邪然豈非天幸哉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六
鴻猷錄卷十

高岱

平處州寇

處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
二月慶元人華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
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和通掘諸坑場無所得還
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裕用謂其徒曰
與其取于山勞而無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有餘也
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
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
其徒武藝田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
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臨
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倡亂朝廷
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
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帥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
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寇近咫尺
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
荼毒措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
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主黃栢舖戴禮兵擊之

馮陽相半宗留衣緋率眾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爲渠魁劫車轎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往併戴禮軍至十三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之指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都寇賊盡掠取器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後者至數萬入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衆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于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衆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麟參議取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之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麟狀定王晟等皆敗歿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

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包三百五十面包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餘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樞實與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爲竹包所制益餒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器仗稱是乃以捷聞于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二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行可得要領楷悅之令齋榜入山及覆壁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一出見楷優加賞券令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東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和補緝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十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兩得 聖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一萬餘人既上

賊首陶得一等固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入楷亦復責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豫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賞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寨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可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王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從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論曰楷初奉命討閩寇耳處賊道梗以守臣言移師討之未爲不當但楷本非封疆之臣而值茲習坎之難至陳榮從楷不暇顧輒棄去入閩蓋幾於進退失所據矣及閩寇平還師討處入境一戰乘勝而捷至不得已而用招撫之策使屢遣而不以爲贖寇屢叛而不以爲嫌指老母百口與之誓而不以爲辱國體亦少損哉雖然猶幸楷之來也使鄧寇更數月不平楷不得還師入處浙之存亡未可知也夫浙有三臺臣潘景詔司乃端端以櫻坡固守爲卒經一出戰即斬首就戮不知潘垣肩翰之寄當如是乎嗚呼孔子

曰才難不其然哉

已巳虜變

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委政楊士奇楊榮楊溥政治清明民間亦厭苦兵革故自宣德以來務休息生養爲國朝太平之極盛昔 成祖亟稱后賢嘗曰他日吾家事必賴焉以后故遂不易儲云時中官王振者巧黠多智得侍上然太后嚴明振不敢肆一日 太后召 上至張輔楊士奇等皆侍官人佩刀左右從太后議決一二事少選召振入責之曰汝侍 皇帝多不法罪當死 上及輔等懇救得免仍命官人以刀加頸曰再犯不汝貸也每數日必遣問內閣令列所議決事目上以防欺僞故 上雖寵任振終太后之世無失政焉 太后崩振始專橫三楊亦老謝事張輔不敢自持振遂顯指氣使諸公卿諸公卿望塵下拜恐後也國事皆自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也先虜寇塞下也先虜黠酋也初元順帝遣沙漠地名瓦剌其嗣王沙漢在 宣宗時者曰普花今所稱小王子其後也有普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皆虜宗室也先即脫懽子阿魯台脫懽也先解有二人部落最強號太師虜主普花忌之異處

不多相見昔花亦娶也先妹以目固正統勅也先嘗遣人進馬 朝廷賞資金帛厚久漸桀驁不恭所司或約減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 朝廷不知也各詔無許婚意也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駙馬都尉井源等率師禦之既行王振請 上親征令張輔朱勇等治兵命師 王監國遂以十七日駕行時事出倉猝群臣多未知者命下舉朝震駭諸司連疏懇留之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鄭塾學士曹鶴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以行迫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群下籍籍多謂行不利者未十日軍中已絕糧井源等報敗踵至諸臣又上疏請班師振益怒俱令畧陣人心愈憤怨無不切齒有謀欲擊殺振者 駕返者不果振竟趣之行虜亦開兵待我深入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織壓營上雷雨大作振亦惡之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告振不可進狀振始懼下令班師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帥三萬騎還迎之敗沒無一人返是日駕至土木驛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

來城振輜重數百輜木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地無水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勅許之遣二人惜虜使去遂移營南險野亂無復行伍爭奔逆勢不能止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於鼠敵塞川野諸管堅宿衛士矢被體如蠅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之曰此非凡人遂走白也先弟賽刊王察其言異馳白也先遣曾使中國二人觀之曰 大明皇帝也遂擁之去衆欲加害知院伯顏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當報中國來迎送還之也先從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玉綺幣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盡文武軍士脫免者裸跣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關師死傷過半然虜衆實一萬人耳十六日 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繼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願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累創舉至訊之皆不知 上所在是日遣使責重曹文緝載以八騎

詣虜請還 車駕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 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祁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立 皇子諱爲 皇太子詔告天下數日內外洵洵兵部侍郎于謙等請治王振罪 王諭百官徐處之謙等執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卽典刑滅族百官咸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閹門衆擁謙等隨入有 令旨籍沒振遺指揮馬順住衆曰順振黨也宜遣祁御史陳鑑時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拚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傍勸沮辭色稍遜給事中王竑捽順頭衆爭毆之或統脫順轉捩擊慶踏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人英捽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少頃執振姪錦承衛指揮王山及接跪于廷衆唾罵之百官既散順皆恟懼不自安于謙啓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漁事馬順罪應從勿論衆拜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謹排衆翼 王入袍袖爲裂宋論壯之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有卽眞之議矣陳鑑奉 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得濟陳宦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琺玕尙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

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鬻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暨山翁林等皆從 駕死于虜二十二日虜擲上至大同城門閉 上詔中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出見獻衆服 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第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 上醉酒飲訖虜令括城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括與虜不應二 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去過伯兒在九 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馬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待坐設宴令 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 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 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先七日 獻馬出獵 又以其所獲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卽皇帝 位百官勸進 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乞之遂以 九月朔景皇帝卽位遺尊 上爲太上皇帝明年爲 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 上皇駕還衆 論洵洵多王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

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 上皇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謝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時郭登練兵操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大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擁 上皇薄京城京師戒嚴時徐有貞以占侯偕南幸議太監金英面叱沮之于謙力言宋以議和故克亡國今宜以宋事為鑑專事討賊復讐臣民但有言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足示弱也自帥兵營德勝門外通州壩上積糧多謙恐為虜資得久駐奏令軍士往取作預支月糧數其壩上積芻黍 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燔之時 上皇駕在虜營謙令各營嚴兵勿交戰不得輕發一矢徐謙知 駕移洶遠乃以大將軍碾擊之虜效砲下以萬計虜知有倫又城外無所掠乃分掠畿輔諸郡邑遂壯還諸將擊之石亨大破虜于定州清風店虜慟哭遂擁 上皇仍出紫荆關北去謙選京營兵精銳者立十二團營令工部晝夜除戎器令北直隸山東起情民夫轉運盡掣漕卒赴京師備禦召募義勇申嚴軍令簡易諸邊鎮將領守臣脩葺關隘人心大安虜聞之亦引去內侍喜寧胡種也從在虜中往虜

人皆寧為嚮導多反覆 上皇知之遣之南別為書與大同守臣言其罪大同守臣縛寧送京師誅之時上皇留虜中久不通問有日虜營脫圍者知無恙虜遣使至諷許不可信亦不報使明年四月眾議遣使問安命學士李賓等往實至虜營乃引見 上皇上皇猶在伯顏帖木兒營所居毡毳帳服舍飲皆羶酪牛車一乘為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付實等見 上皇泣上皇亦泣 上皇問 太后 皇太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 上皇曰曾將有禾物否李賓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款餌常服獻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苗苗大事虜言欲歸我卿歸報 朝廷善苗之倘得歸願為黔首守 祖宗陵墓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 上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 上皇曰此固朕之不明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無言者今日皆歸罪于我也實等見也先暨伯顏帖木兒虜言南朝我之世讐今天之氣數皇帝入我手不敢慢汝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 皇上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來迎竟不至何也蓋

朝廷絕和議不通使命虜雖擁爵 上皇徒抱空臂
無所要又冀其來迎久駐故南土不得北歸其下亦
厭兵思還故與實等言非妄實等及覆誓曉欲奉迎
虜謂南朝但遣汝通問何可遽言奉迎汝歸白遣大
臣迎勿疑也實等遂辭歸未至京 朝廷再遣左都
御史楊善往問 上皇道遇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
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
乃解甲自消善曰承平久得卒不習武備况此行原
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
戎政軍新招募武勇收散群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
以鉄製錐檄過瘞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
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
灰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鑠置銃火
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
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非既和何所用之虜皆
以白其酋既至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滅馬價故善
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 朝廷
皆厚賞宴豈得爲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
使臣所從人爲姦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
言滅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賊幣數又使臣

多自魁欺隱非 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
小民市易 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
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于天怒及覆辯
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 上皇回更臨御
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
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于弟正合古堯舜事也先
大服伯顏問善欲迎復來何棟善言若操爾來迎後
人謂汝以爾故歸 上皇不爲美今無所操迎去
方見汝善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張其言曰史
中好爲書也伯顏帖木兒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
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之也先曰曩今遣大臣來迎
今既至又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引善見 上皇明
日也先設宴餞 上皇于其營善侍也先與善妾以
次起爲善酒中令善坐 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
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
酒送 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
宴餞 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 上皇駕行
也先伯顏帖木兒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
仍命數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
追騎至 上皇天色既至乃虜酋昂克者獵得一獐

來獻受之乃去 駕入關 朝廷遣使以見服迎虜
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視
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城外 景皇帝迎之東
華門內 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遜避意遂居 上
皇于南宮朝百官後以謫潛頗聞障殺恩禮歲時不
令百官朝見至銘鐵鋼其門鎖云

論曰振一官者 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幾亡宗社
豈不後世明鑒哉 英宗非造改逸樂故弟誤耳其
被留虜所向念軍民饑令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
哉得復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雖
天命有在亦事機不同曩即令 憲宗嗣位則所重
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為宋高宗亦難 景帝則兄
弟之義與父子殊也此于謙輩所以立 景帝有微
責哉不但以長君故耳 景帝迎復意殊不切遣使
迫于群議耳雖然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
迎復彼將抱空質耳何利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彼
肯安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為正
廟號今所宜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功而以冤死悲
哉

南內復辟

英宗自虜中歸尊為 太上皇居之南宮群小多問
之 景皇帝恩禮漸衰薄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
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代去近墻樹以
防交通外人仍銘鐵鋼其門鎖 英宗嘗止息樹下
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 景皇帝監國時
憲宗在儲位 景帝即位遂廢 憲宗為沂王立皇

子見濟為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 景帝末年荒
活疾久不視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為兵部尚書當國
事歲丁丑正月與群臣屢疏請立東宮蓋復 憲宗
云群小希富貴遂議紛起有白 太后請召立襄王
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疏請立東宮有 旨
候十七日御朝然外朝皆聞疾不可起矣武清侯石
亨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 英宗初以
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
也蓋翁之徐元玉元玉即徐有真勛名理字元玉以
已巳議南遷 朝廷刻薄之後更名有真亨等遂以
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遊
畋故為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今故 天子豈不問
乃紛紛外求邪有貞曰南宮知此意否亨軌等曰兩
日前曾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軌等去至十

六日既暮復會有真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覺占乾象墜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亨輒云虜今且入寇近地奈何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內有辭人無疑者亨輒等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自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鬼也遂與亨輒等往會曹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千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爲兵既內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取鑰投水甕中亨輒等亦惟有自處分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亨幸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官門個不可啓扣之不應依闥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壞門啓亨輒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輒等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辭云請 陛下登位呼兵士舉奉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忽天色明霧星月皎然 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語諄諄不置衆投鼻導入 大內門者呵止之 英宗曰吾 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來翼升奉天門武士以

瓜擊有貞 英宗叱止之時蒲座尚在殿隅衆往推之中升座遂鳴鐘啟諸門是日百官入候 景帝觀朝既入見南城雪殿上呼諫聲尚不知故有真等號于衆曰 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 英宗宣諭之衆始定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知爲 太上皇曰兄爲之善 英宗既復辟明日臨朝謂諸臣曰弟昨日頗食粥無恙 上逮于諫王文陳循蕭鎡商輅等數十人下詔獄命有貞仍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陞兵部尚書入內閣參預機務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石亨封忠國公張軼封太平侯張軼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養有差有貞等嘆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等并誣于謙俱下詔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別無微有貞石亨等言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獄辭王文反覆辨謙不語但云亨等意如此辨何益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乃決遂殺兵部尚書于謙左都御史王文都督兌廣太監王該藉其家人皆誦成石亨等以迎復功大授黨與陳乞謂奪門功月濫陞秩者四千餘人二月初以

皇太后誥諭廢 景帝仍為邸王居西內越數日
命邸王所立太后吳氏復為 宜廟賢妃廢 景帝
后汪氏復為邸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泰年號 上
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邸王薨葬祭俱王禮壇御
皆賜成以狗焚惟汪妃以李賢言免亡河出就外東
宮保護之今盡括官中賫出以 景帝易儲時妃執
不從且禮遇東宮厚也復沂王為 皇太子械徐正
至京師鬻于市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
淵家居每自矜 景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訛
言大驚遂自縊詔告天下以今年為天順元年
論曰 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 景帝也 景帝
不起儲位無人為有舍 英宗而他求君者哉于謙
迎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復 英宗非其情也彼
議惟 憲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為正然于 英宗父
子之間宜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 景帝之立太
子亦過矣 景帝不起當請于 英宗 英宗臨御
可也或倦勤而命 憲宗即位已仍稱 太上皇如
唐故事亦可也此名正言順無容他議者何啻啜為
哉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勅王社稷為重君為
輕之說知 英宗必憾之矣謙當時不虞 英宗之

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不得不然 英
宗惡得而罪之謙之失在 景帝易儲而不以成爭
之雖然其功奚啻掩過已哉 英宗復辟後勵精而
治大非正統初比而又不免石亨曹吉祥之變者無
亦念其迎復功而寵之過也但追褒王振賜旌忠祠
則誠不知其故已

石亨之變

石亨初為武清伯觀懸岸有威協守萬全 英宗土
木之變坐不樓城繫至京也先寇京師曹吉祥等總
京兵與于謙等禦之勅亨欲盡閉九門城守謙曰是
示弱也謙自監軍營于德勝門外屢與虜戰時虜
奉 英宗駕來薄城謙禁亨等不敢發一矢謀報
乘輿稍遠乃以襄陽礮擊之虜眾礮下萬計虜知京
師有備尋引去亨乃與總兵楊洪孫鏗等分擊畿輔
虜虜未退者虜方乘勝諸將莫能摧鋒亨至定州清
風店與戰大敗之虜眾慟哭自焚荆關遁出虜退亨
進封武清侯 景泰間亨雖總兵然憚于謙不敢肆
丁丑正月 景帝疾久不視朝儲位虛群臣累請立
太子不許亨與都督張軫太監曹吉祥等謀復立
英宗先是 景帝因群臣請制下候十七日出視朝

亨知 景帝病必不能起與輒等以南城之謀叩太常卿許彬彬辭便謀之徐有貞語在 英宗復辟事中 英宗既即位亨與有貞等詣于謙殺之以功進封忠國公乃與太監曹吉祥等表裏擅權授其黨與皆置要地握兵柄亨姪彪爲都督鎮大同一日帥千戶盧旺彥敬侍文華殿 上問爲誰亨曰此臣腹心人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權二人錦衣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同奪門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意所不善卽排誣黜之又秦罷各處巡撫及提督軍務都御史以其抑制諸武臣也由是朝士無不出自曹石之門大臣守正者多引去 上亦察知亨驕恣然念其功頗姑息之亨又欲假公義服人乃薦處士具與弼與弼應制出竟不拜官謝病歸 上欲命岳正入內閣弼與機務亨與張軫謂事不自已竟沮之謫遠州初石亨等譖殺于謙 太后不盡知故後知之乃爲 上言迎立外藩之誣 上乃漸悟謙寬又繼謙爲兵部尚書者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 上曰于謙爲兵部事且久沒無餘物其末期歲何感之多如此 上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對 上嘗府人諭太學士李賢以亨與曹吉祥等專擅故賢對曰權不可下

移惟獨斷可以革之 上一日又與賢語及迎復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 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 內府之門豈當奪邪且此事當時亦有選臣者臣辭不與 上驚問曰何故賢對曰 景皇帝不起群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邪假使事先泄 景帝知之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此輩皆藉 陛下富貴耳豈有一毫爲社稷之心哉 上乃大悟寢疎之因亨等數入內請見遂勅左順門關者非宣詔勿納總兵官又與李賢議復諸路巡撫及提督都御史亨見 上稍疎斥乃內懷怨望謀不軌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天順三年二月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盧旺彥敬杜濤等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政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會督人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勅亨舉事亨乃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爲游擊

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也遂請以盧旺守襄河三月虜寇延殺上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舉事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為之未晚也童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去之會石彪事敗彪性兇暴陰狡亦善戰以亨故進封定遠侯亨欲謀逆乃令大同人秦保彪鎮守其地 朝廷覺其詐廉得實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詔獄論灰詞連亨 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亨不悅益怨誘逆謀漸露時彗星見日數重童累月不散亨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獄未上亨成獄中籍其家沒入之其黨皆論死

論曰亨所言無不從者獨謀使石彪鎮大同 英宗乃不許至以壹諫言遂兼得其姦詐而逆謀以著此豈非天哉亨之反待彪之鎮大同耳 英宗豈亦知大同為利害所關而慎之哉雖然即友無能為也 英宗復辟後寵曹石誠為過當而政猶多自己出文武固多藉亨進者然亦豈至從亨友和夫以一跋扈

之臣西據大同東扼臨清欲逼天下勤王之師而使京師坐困無是理也故童先促之而亨不從彼亦自知其力有未辨耳然能折逆謀于未萌洵大變于始覺以微吏而代三軍之戰伐則 英宗之明斷豈可誣哉雖然納約自贖之功余于李賢益亦深有取焉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七

鴻猷錄十一

高份

誅曹吉祥

內官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景泰間征麓川暨福建諸寇吉祥皆監督戎務號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番將麾下為爪牙腹心 英宗復辟時迎駕奪門多藉此曹力後俱以功遷秩握禁兵石亨事敗冒功者多被黜章惟吉祥 以庇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橫弟姪皆據要地姪欽封昭武伯與石亨輩相表裏擅權賣官鬻獄贖貨 無厭上初念其功多所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後漸不能堪稍稍戕薄之嘗與大學士李賢語及賢因奏曰陛下復辟此自天命有在羣下不當貪天功為己力耳當時亦有憂臣者臣不敢與 上駭問故賢對曰使先期謀泄 景皇帝覺推問事由羣小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 景皇帝晏駕羣臣表請 陛下復辟此自名正言順又何用奪門為功奪之一字豈足垂訓後世且所奪何門也羣小不過為其身富貴齒耳豈實有忠 陛下之心哉 上大悟會石亨敗 上

益疎抑諸稱迎復者吉祥遂怨望懷異志令欽糾其黨謀不軌天順五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昂懷靈伯孫鏗奉命帥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陞辭出師欽等遂謀以是日為亂欲乘機殺馬昂孫鏗等擁兵入大內廢 上居南宮立 皇太子為 帝事頗泄恭順侯吳瑾知其謀時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詣長安門告變傳奏入是夜命執曹吉祥于內廷欽等不知也及期欽及弟鉉鏞鏞率蕃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安門門閉不啓欽等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遂某弟適杲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得任錦衣衛稍禁載欽欽所最切齒者故先殺之時百官候入朝多至待漏署中間甲馬馳驟聲謂征陝師出也既乃大亂百官多亡匿欽遂執大學士李賢于公署且告曰吾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後位今被逐杲潛毀返欲相害因擲杲頭示賢曰誠為此入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既除之可即請命欽曰為我草疏進即令人拘賢亡何又執尚書王翱賢就朝所索紙為草疏同翱自門隙入之少選欽等縱火焚長安門遂殺都御史寇深索尚書馬昂不得又欲殺李賢王翱不果賢被刃傷昧爽孫鏗

領兵至圍之賢翔得脫委是日大雨蝗督兵轉戰王師漸集吳璠馬昂等皆會大戰于東華門外璠為欽所殺諸將奮擊斬級及鑄于陣又斬鐸欽敗入其家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番將伯顏也先絕城下亡走追得斬之李賢等聞首惡既誅恐宵從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宣諭宵從者開治以安反側之心捷報入 上以是晚出御午門執吉祥櫛于市籍其家以賞將士贈吳璠梁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少保諡莊愍論功封孫鏗懷宣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太保餘將士賞賚有差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膏衆不滿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為逆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輩得入事倉卒起 殿陛間吉祥又為之內應雖天祐 皇明諸克必就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墮損哉其得蚤發預備而不大聲色泉威羣逆者謂非天眷祐之不可也乃吳璠之發奸孫鏗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平兩廣蠻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嶺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

東遠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砢砢巖業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今易為斷藤峽蓋有孤藤度峽欄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頭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車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矚盡也諸蠻以此為隩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宜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極險阨者亦十數窳峽以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為府江迴遭蓋六百里其中多亘巖隩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猛人藍胡候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種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猛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始解景泰中猛酋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 朝廷北有虜警未遑問也天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

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卽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玄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高爲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略可任乃權雍爲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闈外之事一以屬雍 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今游擊帥江西及降胡兵由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擊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賊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禍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旣至彼南可以授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腹心旣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煩于逐乎舍此不齒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

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雍按籍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翦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巖密菁人不旋踵且瘴癘爲毒不可深入某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賊聞大兵至爲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爲防哉兵法曰甯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今我兵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破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麒高瑞等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金楊瓊張剛王玘等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由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參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管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

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諸路兵並進夾攻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屢紫荊竹路良胞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拒之雍令麾死士以大芥刈木開道兩軍齊發發大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厓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竊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聲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憚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暇昧推鞠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爨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効有勳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用為流官之副彼皆感恩豈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務靖宣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謂別類種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

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為之酋帥統之而以故酋裔為吏目亦可羈縻犷悍藉以保障地方又經畧撫康數事奏上 上皆嘉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開府提督兩廣戎務陞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賞賚有差兩廣遂平論曰嶺南諸蠻有猺獠獠種而獠類最多大抵言語侏離服食詭穢巖巖林菁之與居狐狸豺狼之與羣本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致亂之由皆華人姦黠通山者誘之治法在簡其約束禁其招誘不失吾信義而已彼潛安窟穴則慎勿苛擾稍肆侵掠必早為撲滅諸蠻非有包藏不軌之謀勦武中原之志亦豈能為大患哉惟守臣平居不能禁戒撫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其言重賄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憑陵至今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奏調大兵禽獮艸雖難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材畧可任 朝廷爰用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蒂之寇不旋踵而無子遺功亦可迷然舉十六萬之師

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
二萬級豈無崑岡玉石之憾邪雖然非雍不能辨此
也其機要則在斬李英等四人而將士用命蓋已得
勝算已 朝廷用兵可不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
用辛武賢決征之策而屯田以困先零韓雍則不用
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有
同事而異形者固不可執一論也

平固原寇

固原土達蒲四降虜把丹孫也 高皇帝平陝西殘
元部落把丹率衆歸附 高皇帝授平涼衛千戶其
屬散家開城等縣爲民號土達簡其壯者充平涼衛
卒使自耕食仍胡俗射獵寡徭役家多駱屬畜羊馬
以千百計然與北虜同族類虜入寇多相誘爲姦利
間有因事欲比徙者蒲四以貨力雄諸族成化丁亥
有通渭縣民避徭役逋匿蒲四所縣官上其事撫臣
陳介又致仕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掠或謂泰掠牲
畜非虜蓋土達張把腰爲之泰亦列張把腰事于介
介下其事會事蘇燮連問會泰將劉清初至指揮馮
傑等敘諸土達頭利爲愧蒲四等謀于其黨李俊俊
素奸黠欲從虜者遂以言激蒲四等爲亂蒲四姪蒲

璠初襲把丹職後以功稍遷平涼衛指揮有司以介
燮檄移文平涼衛捕蒲四張把腰甚急衛王者日迫
璠索之璠素隨不知蒲四等與俊異謀也率家衆二
十餘人往捕蒲四等蒲四等知之預約結其黨侯璠
至堡佯許歸罪有司給遣其衆散各家具食盡殺之
遂切璠號集諸土達以戊子夏叛入石城石城在衆
山中去平涼若千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十仞無徑
路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人前有小
山高亦數仞山鐔皆墻墻高可二三丈各留小門僅
容單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昔人造之
避亂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亂山巉巖人至者恐不
敢入蒲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至是率衆叛
入居之李俊者又招誘諸土達方苦馮傑斂賄多應
之衆至千餘人參將劉清聞之自靖虜來與戰不利
報至陝西陳介與大監黃必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
邢瑞申澄率諸衛兵往捕之戰于城下兵敗申澄死
之邢瑞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大振民失職者
多往從之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宣夏總兵官
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督諸鎮兵討之宣
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候延綏兵自固原急趨

恭祥堡夜二鼓至比曉卽出兵架梁行去石城十里許賊率衆出迎請降有卒馮信者頗知兵言于介等曰賊雖誠僞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卽行且乏水飲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欸我兵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賊驅牛羊前而精兵後繼時常乏器械執木樵關官兵官兵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遺軍資器仗甚衆兵有被圍在山者盡殲焉賊乃益猖獗九土連族悉驅入城時截靜宜州道掠奪糧運或傳其欲窺陝西八月朝廷遣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涼州副總兵劉玉充總兵官夏正劉清爲左右叅將太監劉祥爲監軍率京營兵五千發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軍五萬人往討之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賊十一月朔項忠馬文升等先後至固原是夜二鼓聞營外礮聲近營中皆驚覘之無寇明且于營外得賊所遺書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衆知爲緩兵計置之忠等議進兵方畧衆懲前失利多謂石城之險不可攻忠等乃令善畫者勸其山谷形分六路進兵項忠劉玉劉祥馬文升御史任佐姜

孟倫布政使余子俊叅政龐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綱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羌伯毛忠都督白王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叅將夏正叅議嚴憲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議崔忠屯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華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堡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擇地勢後乃大舉比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進首失利陣亡二十餘人賊死傷亦多衆益懼十三日復會兵往賊迎敵佯敗去斂衆入城毛忠麾其兵進諸路兵攻城賊極力拒之毛忠攻東山路險隘忠戰死賊中鎗砲死者亦衆斬首數百級馬文升領兵五百欲持草束往燒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城下衆潰玉中流矢家丁陣亡者數人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徇衆懼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勝敗兵家常事况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言毛忠登山偶爲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彗出西方衆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程信撫宣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北連虜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

師承卽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飾戎裝待報啓行會忠報至 上詔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出大學士商輅亦言觀忠等布置似無足憂也程信等猶執謂不出師恐迷失關中衆多尤時輕敵詔問忠等當益兵否忠請命承率宣大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忠等日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正艱于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拉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大兵將回璽先撤兵退兵回每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璽兵撤太早也明日令璽俟大兵還行遠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會續調甘肅都指揮劉晟兵三千人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又日短不盡攻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乃恐我攻山亦自危詐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要忠文升等詣城下與語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環

甲冑馳透門外示武又要馬文升文升帥數十騎往叱賊使斂衆入蒲四等訴被劉叅將馮指揮激變故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叅將馬指揮等 朝廷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 朝廷必宥爾死又問蒲瑋曰爾被劫入城非反者瑋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瑋歸營明日賊復設木柵請戰不言降一日夜五鼓城內有李拱者來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仇殺可乘機勦之忠等議曰此固不可深信然以理度之不虛遂令諸營會山下果聞亂少選山上亂矢下射諸營兵仰受敵矢至面無敢避者問用大將軍礮擊城中賊死傷甚衆但不獲首級時天寒甚士卒嗟怨忠等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卽黃河凍虜入套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虜合患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敢決文升議欲縛木爲廂車渡濠攻城衆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稟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力者最驍悍蒲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營心甚恐忠等諭慰之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蒲四或殺之來獻朝廷有賞格實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力許誘蒲四出戰擒之乃與約戰地于東山口且

令計移其精兵上山爲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等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謂延綏將領曰爾暫休今日予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卽蒲四也旣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力約旣有人報曰賊今日射矢多向上文升等曰賊多詐不可信乃伏兵東山口而約王銳等部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發奮勇擊賊人大敗兵士擒蒲四至軍前文升欲乘勝搗城內忠等恐猝難拔遂以蒲四歸營乃奏捷止兵且馳報諸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驥南斗率衆出戰官兵輒擒之賊益罷慶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墩爲王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卽捕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云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今縱之全逸去它日必爲陝西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散去忠等乃發諸營兵分捕之擒斬數千級惟蒲四姪蒲能最敏捷逸去詢知入青山洞乃用火熏之出亦就擒并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悉給軍士惟有楊虎方家遂令萬人盡夷石城之險毀其牆收諸軍士

戰駱起大塚壘之立石紀平賊歲月千山惟餘賊百餘人走據葦芾山會有報虜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忠等固原時生擒千人惟蒲四馬驥南斗火墩并各罪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皆卽營中斬之明年正月葦芾山賊首毛哈喇亦被誅傳首至餘賊解散下令各歸農業不問于石城迤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改固原千戶所爲固原衛設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增太監劉祥祿米歲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

論曰蒲寇之亂起于邊將之不恤下云雖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狼子野心之衆乃使之聚處邊境密邇塞下兵輔北泳越烏南翔能保其百年無異苗哉今降胡多處畿輔之地 國家承平彼何敢肆萬一胡馬南牧氣類感召則蒲寇之亂不但固原爾也往也先寇京師聞亦有說幸其驅蕩平定之早耳當時云俟事定處之而迄今晏然何哉五胡之費往輒具存江統郭欽之說愚于蒲寇事重有感也

開設郎陽

郎在古爲靡國春秋時爲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

流通作亂元祚終竟不能制 國初命鄧愈以大兵
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
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肥饒林菁蒙密中有艸木
可採掘食天順中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
寫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有錦衣衛
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
司賑恤之因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疏入不報三省
官又多諉非已境內遂日因循至成化元年夏流民
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爲謀王劉長子苗龍苗
虎等爲羽翼居南漳衆至數萬人遂僭號改元僞署
置諸將帥襄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請守
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夏 朝廷以尙書白圭督
戎務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帥兩京及諸路兵往
討之師抵南漳永病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來會圭
指授方畧督震等分道進兵敗其前鋒賊退保椽險
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進士冒險深入乘勝攻破之
遂擒劉千斤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遁入岩險會
永病愈更帥兵入與震等協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
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和尚送軍門賊
衆大潰追勦餘賊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其

僞將校劉聰等百餘人諸郡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
譖于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掩殺之遂班師劉千斤
等礮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永封撫寧侯封
震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
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胡子復煽衆
作亂流民歸之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七年春 朝
廷復遣右都御史項忠督兵討之諸將欲進兵忠曰
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擬爲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
遠旣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
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繫索來
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險不服者斬首二千
餘級李胡子遁爲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賊衆大潰遂
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徙出之發還鄉者百十四萬編
成者萬餘人諸郡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
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
死者不可勝計亡何歲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
事以逐流民爲靖亂策祭酒周洪謨憫其事爲著流
民說其畧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
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爲
土著可以填實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南雍州

事爲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都御史李
賓恐逐之生他變乃卽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
遂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
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履宣 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
欲諸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爲土著民者于是大
會湖廣河南陝西三省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得十
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十餘戶其願留
者九萬六十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
之令自懇爲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治於是湖廣
劉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劉郡縣地分置鄖西縣河南
劉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
析商縣地爲商陽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爲商州又卽
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
六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
土着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鄖州知
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隣境良能吏習知
其事者爲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
才望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 上
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代傑撫治傑還進右都
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間之無不

流涕爲立祠焉尋改道宏撫治右僉都御史開府鄖
陽遂爲定制其後野王剛何淮等倡亂撫治都御史
隨討平之

論曰驅逐流民唐未曾以之亡蜀也豈不失策之甚
哉王者有分土無分民移民移粟之政戰國之君且
行之堂堂一統之盛既不能賑民使無饑矣乃欲禁
使不就食乎曠土豈人情哉况中原聚失業之民襄
鄖恆不耕之土其于體國經野之規容民畜衆之美
胥失之矣由是觀之項忠之濫定者一時之功而原
傑之經畧者百世之利也後人蒙已成之業不能平
定安集而至有兩費學于承平者亦深有愧于前賢
云

